

樂平縣志卷二十四

藝文志 勅翰

粵稽藝苑載挹文淵廟堂經緯邦國簡篇鴻儒偉論
直詮有闕風化美愛斯傳孝與忠並節偕義全咸賴序列
芳躅乃宣矧茲洎邑文獻名賢縹緗萬帙風雅相沿名區
勝跡題詠徧焉廣登備錄用著實編輯藝文志

宋

仁宗皇帝賜馬遵劄

爾夙稟吏資外分朝寄任隆守土候及始冰特遣輜軒往
頌麗服更暨連營之校咸膺華笥之衣俾縈巖凝溥均輕
煖今賜爾紫乾色大綾旋襪一領至可領也兼賜屯駐本
城諸軍員僚等初冬衣襖餘從宣命指揮



樂平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

勅翰

按此賜發遣京東路轉運兼知青州馬公遵劄時至和
元年十月劄字俱依舊志

哲宗皇帝賜鍾傳劄

夏羗弗率寇掠邊陲驚擾吏民焚燒聚落弗度犯順理不
可容爰命帥藩奉辭伐罪卿材識無敵謀慮靖深宜副簡
求以圖偉績先須保完民力次當訓厲師徒觀釁運籌因
形制勝有機會則占築要害有罅隙則掩襲營屯乍合乍
分脅令奔命或侵或擾莫使安耕待其上下携離厚幣廣
行招納不勞力戰可致成功全國殊勲佇聞喜報

按此賜熙河湮原秦鳳勾當公事鍾某蓋紹聖三年二
月也時方改元祐之政謂蘭州之弃非策乃罷分畫乃
議進攻廟堂且以公爲薦公遂起謫籍總三路兵事上

知公可任爰賜此劄

徽宗皇帝賜鍾傳劄

省所奏夏賊舉國黠集自胡蘆火川犯我鎮戎軍尋遣折
可適姚統制諸將分合照應挫沮賊鋒使懷畏疑不敢肆
掠諸城寨各保平安衆兵將皆無損失賊無數獲震懾而
回事具悉夏羗亂常阻兵悖德自絕貢奉不納使人螳聚
腥羶蜂屯蛇豕侵攘疆場驚擾吏民猶賴御措置有叙動
合事機智勇兼資舉無遺策循環奇正應變無窮倚角權
宜扼其襟領賊知有備失措徬徨不敢稽留欽縮退散善
陣不戰已見全功妙筭制人佇聞偉績敷陳良畫副我簡
求昭示眷懷特頒勸獎宜體至意益屬嘉謨

按此賜涇原路經畧兼知渭州鍾某蓋崇寧三年十月

也公自元符再入謫籍崇寧改元復起畀郡至是以公
經畧涇原蓋慮夏人臣叛不常將倚公以辦此虜也已
而夏軍果趨鄜延詭謀以誤我師公策其然自守西安
命折可適等處要備敵敵計不售掩甲而回上嘉其謀
爰賜此劄

徽宗皇帝賜鍾傳劄

省所奏遣可適等統領騎兵深入西界討盪及於黨嶺與
賊血戰殺退西賊自陣前生擒到偽鈐轄弁斬獲監軍首
領等共一十餘級驅喝牛馬孳畜計十萬有餘大挫兇徒
醜虜奔潰事具悉夏羗悖德侮慢不庭寇犯邊陲焚燒村
落恣行凶慝罪惡貫盈知謀精密紀律嚴明乃命偏師
奉辭伐罪既報鎮戎侵侮又舒成德攻圍茂輯助庸載嘉
籌畫捷書飛報嘆賞不忘猶慮邊民困於饋運切宜撫養
和衆豐財俟見隙端徐圖討擊念蕭關之隘將期殄壘堅
完望靈武之西佇見酋豪歛附克終偉績賴我帥藩除已
指揮推恩轉官外特頒獎諭宜體眷懷

按此亦崇寧三年冬賜鍾某也自元豐西師失利我人
不敢向興靈復發一矢者蓋二十餘載公能與環慶帥
曾公教序相爲聲援直搏虜巢斯舉也亦可少報無道
矣上嘉其功爰賜此劄又按公奏臣去冬奉詔赴涇原
禦退西賊所獲褒諭詔書乞就饒州樂平縣建閣藏奉
徽宗皇帝賜吳大明劄

愛景流空良裘登御念致身於邦事推賜服於朝彝宜體
眷懷益思忠勵今賜女紫乾綾旋襪一領至可領也

按此賜河東路經畧勾當公事吳某蓋崇寧五年十月也當是時夏人結契丹入寇朝廷命鍾傳移帥河東并城之築大明贊畫爲多而又大閫元僚也爰賜此劄

徽宗皇帝賜徐衡劄

朕閔念東南大水故分路遣使卿其奉公恤民親歷州縣檢點賑貸朕不惜爵賞以勸愛民之吏可悉以上聞

按此蓋政和元年五月賜廉訪江東西路徐某也當東南鉅浸之餘衡以一身任兩路百萬生靈之寄上欲其視民災傷猶已飢溺故因使命之頒爰賜此劄

徽宗皇帝賜徐衡敕

選自朝倫往膺外寄爰念始來之日特頒在笥之衣懋乃忠勤服茲安吉今賜女紫乾色大綾錦旋襴衫一領至可

領也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安否遣書可不多及

按此賜江西南道廉訪使徐衡公時賑興國一軍已活幾萬人爰賜此敕

徽宗皇帝賜徐衡劄

覽卿所奏四狀賑救興國一軍已活幾萬人奉法承令頗見悉力可轉一官特授武翼郎

按此政和三年二月初二日賜徐衡

徽宗皇帝賜徐衡劄

朝奉大夫徐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權廣東路轉運判官填見闕朕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財用之源有國之先務也諸路租賦職於漕臣寄委重矣必得其人其政乃舉爾庚操履端靖更踐滋久乃吾使者選也宜恭乃

職服乃事稱朕選用之意可依前件

按此靖康元年二月二十日賜徐庚

高宗皇帝賜洪皓劄

賜鄉冬服綾羅各一百疋絹三百疋綿五百兩至可領也
按此蓋紹興十三年十月以賜徽猷閣侍制假禮部尚
書洪某也公留北十五年至是來歸上念其冷山拾薪
安得分吾之輕煖盛夏粗布安得霑吾之綺麗故因冬
服之賜爰賜此劄 內翰文敏公邁恭跋先臣奉使朔
漠十五年始歸高宗皇帝以其有功本朝勞遣之意甚
寵輿馬金帛之賜無虛日先貞而後參固已形於天語
而檜相忌嫉不旋踵風御史擊去後流落不偶終于南
方暇日曾孫憫出所藏宸翰賜綾羅綿絹一劄見示謹

識本旨 直文忠德秀恭跋蘇武還自匈奴詔拜典屬

國賜錢三百萬田宅副馬洪忠宣公之節無愧蘇武先

朝所以寵錫之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

法

高宗皇帝賜鄭穀劄

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克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
唯其所爲鄉適在中司義形正色不爲妻子之計屢陳社
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
節之臣始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景想節義殊深歎
嘉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按左朝請大夫鄭士彥跋云建炎三年天子幸臨安事
出倉卒六師屬者統什二三兵勢單弱逆臣乘之而作

艱宗廟爲之宛轉城崩社孤莫之誰何樞密鄭公時爲中司執法精忠挺拔視死爲輕因抗章極論折其奸謀由是克熾少戢會議帥甫至而天位反正於戲公一言而社稷再安然世莫獲知者蓋初不以自伐也其孫璵以天子褒詔示臣臣拜手稽首謹書曰昔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春秋褒之竊覽宸翰雲漢昭回榮溢詞表俾公名節爛然垂於無窮乃見大君能褒錄忠臣無愧于春秋聖人之意矣古人有言一言興邦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惟公有焉

高宗皇帝賜程振勅

於戲天涼宋祚禍遽臣僚惟爾刑部侍郎程振歷仕先朝中遭危變始建邀擊之議既沮抑於群言繼與逆叔之

復泄敗于媒孽卒奉詔旨督斂費輸抗節虜廷喪元刃下雖殺身成仁在卿志之已償願主聖臣休於朕心乎有忝每追舊事用是痛心茲特贈朝議大夫端明殿大學士仍以其子若親屬三人進備取用庶幾表平原之節庸勸後來尚冀奮睢陽之靈協圖興復九原有知亮茲昭悉

按此勅賜贈朝議大夫端明殿大學士程某官其子及親屬三人爰降此勅建炎三年九月初一日

高宗皇帝賜王剛中

朕軫念坤維遠在一方德意雖深利澤未究故臨遣詞臣往分閫寄卿其深體至懷務惠養民間有疾苦官吏有貪殘悉以上聞夫蒞政在寬寬且有制足用在儉儉宜中禮撫馭將士先之以和肅寧邊陲鎮之以靜則朕無西顧之

憂矣忤聞報政嗣有寵嘉

按此賜四川制置兼知成都府王某蓋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也公常建言今勿計四彘強弱但先自治上深取焉遂擢當蜀閩陞辭之日爰賜此劄 公恭跋蜀閩閩帥以臣代匱朝辭日頒賜詔書訓臣以念民間疾苦糾官吏貪殘涖政酌寬猛之中足用量豐儉之宜與夫撫馭將士肅寧邊陲皆閩寄之大方吏治之至要所宜夙夜奉行庶幾不負明天子拔擢臨遣之意

高宗皇帝賜洪邁劄

祖宗陵寢隔濶三十餘年爲子孫曾不得以時洒掃祭心實痛之今敵國請和故因此時議還境土而士大夫之說又嘗爭較名分但兩者俱重恐不可兼得若彼能以河南之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政復屈已亦何所惜卿等志在尊君廢言宜與亢禮然此出朕意以虛文而博實利則未爲非策慮之熟矣宜體至懷不得搖於群議以聞衆端有一於此必罰無赦

按此賜起居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金闕登位使洪某蓋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也上念鞏維山陵久淪異域寧屈虛尊期還故地特臨遣爰賜此劄 公恭跋褒殺亮自立遣使來告以臣邁充報聘且致賀自建炎以來高宗樂天保大過爲屈已臣與副使張綸獻言今故盟已寒宜只以敵禮往上既俯從因親洒宸翰百五十字有虛文博實利之語蓋將求河南關陝地猶欲假以虛名逮至燕迂使有沿路表章不依常式之問爭議五日而

後得見還朝之日逢壽皇已受內禪有新得政者風御史以辱國見逐臣所被宸翰向者不欲示人今又三十二年臣老矣旦夕入地謹畧記以示子孫

孝宗皇帝賜王剛中劄

朕數年前與卿相從雖不甚久而意之所屬殊異稠人今卿鎮撫四川日底寧安使國家無西顧之憂厥功甚茂朕嗣膺寶位立政之初收召四方耆老而卿獨以委寄之重邈在萬里注想之意朝夕不忘惟卿宿學全才無施不可尚幾勉成政績綏御軍民使遐方遠俗如朕臨之則繫卿是賴異時敵國向風邊陲罷警策勛之後趣卿來朝卿之功名已在竹帛則朕之所以求舊報功者當何如耶卿其勉之副此眷矚

按此賜四川制置兼知成都府王某蓋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也公嘗備普安教員義則君臣情則師友故一劄拳拳至此抑賜劄之意豈直示眷矚而已勉成政績將有望焉故以功名竹帛期之公恭跋臣被命出鎮已蒙光堯皇帝臨賜親劄今再泐拜昭回之寵區區私第獲藏兩朝宸墨可謂榮遇謹摹刻以示子孫

理宗皇帝褒王趙誥

朕褒揚臣節以勸天下忠義之心備飭國章以起天下豪傑之氣將屈羣策圖弭外虞故修職卽光州固始令王趙沈毅不回忠誠無二援儒飾吏已見寂於烹鮮運武折衝益効奇於縛虎固嬰九一之城爰抗萬千之虜雖衆寡之勢莫敵而君臣之分不易龔勝飭巾肯移心於二姓張巡

平忠志 卷二十四
竭力寧介意於一生屬朕初嗣念此深寬載舉揄揚之典
合頒節惠之文煥章進秩勇節徽名豈同千駟之無稱尚
想九原之可作精英不昧休命其承

按此誥初守將鄴瓊以趙盡忠死節事聞上嘉嘆之命
下褒旌則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也

理宗皇帝勅程起龍

西都即多得人間以費入乾淳名士亦有借此與計偕者
固不以爲嫌也今頗更定舊式俾以登仕即就漕闈群試
而拔其尤庶收廉能以廣得士之効特與補登仕郎不釋
選限本貫饒州樂平縣年二十八

按此勅景定五年七月二十日賜翰林檢討程起龍曾
祖祖父俱受贈見貤封

明
太祖高皇帝賜方素易勅

曩古智人流芳於天地間者其立心操守必始終一節不
爲聲色財利所移故其仕也能清廉守己造福於民以致
歡動神明民懷其惠顯父母榮妻子聲名流芳永永不磨
朕握乾符和協黔黎于今三十年矣宵旰求賢未嘗敢暇
奈何所任多非其人或迷於賄私或怠於政事其必格神
人之道畧不究畏致吾民被害者多矣通政司奏泗州
盱眙知縣方素易在任三年涖政廉勤民懷其惠今以母
憂去職其本縣老人劉本等赴闕薦聞願留在任朕聞之
不覺喜動于懷吁若是之爲豈不肩古智人而超于群吏
者耶今特遣使賜爾鈔二百定衣被各二襲靴襪二對以

旌爾能爾其益勵初志始終一節爲朕福民則永享天祿
豈不偉哉故勅

按此勅蓋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以賜方素易也盱眙乃
帝鄉素易治之多惠政故因薦聞深嘉之爰賜此勅

太祖高皇帝勅方柯

國家以武定天下雖我勳舊大臣之功亦由汝衆士同心
齊力而成也以爾方柯鷲勇有謀驍雄善戰自從征討多
著勤勞今擢爾以百夫之長爾其申嚴紀律以撫衆士自
茲以往果能守禦有方開拓疆宇行止端謹然後使爾子
孫世襲其職其懋哉可昭信校尉管軍百戶宜令方柯准
此

按此勅洪武四年六月給百戶方柯長城鄉人

太祖高皇帝勅羅中

國之儲積重在倉庾司出納者必擇廉謹勤敏之士以任
焉前將仕佐郎鳳陽府壽州霍邱縣主簿羅中今授以軍
儲第十倉監支納散官如前爾其潔已奉公使槩量平而
會計當庶副委令之意爾宜勉之

按此勅諭霍邱主簿羅中時洪武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太祖遣封西平侯沐英黔寧昭靖王蔡用王者寘器諾

嗚呼爾英昔幼孤于擾攘之秋若尋常視之其知有今日
者耶古語云吉人天相所以天使爾與我當依朕之時我
皆不知今日之勢及爾日長朕之 王業漸昌皇天眷命遂
一字內即以西境之號封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西平侯賜爾本姓繼爾宗祀天下之廣四維

之間皆勇智者也西南諸曩非大勇者難以控馭自爾鎮後於今十一年矣朕無西南之憂所以屢加恩眷廣賜資產曩朕之後及爾子孫共享富貴以保全始終相繼之恩何其天不假年一疾長逝不勝哀悼今特遣封爾爲黔寧王謚昭靖爾其有靈復茲寵命

按黔寧王祖籍樂平李姓先塋在邑之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嗣侯春遣指揮鄭祥致祭立神道碑萬曆二十二年黔國公朝弼復遣指揮祭祖并持勅誥詩頌示信邑人士錄之今載志中亦見鍾靈毓秀之自云

太祖命故黔寧王昭靖沐英子春襲封西平侯徃鎮雲南詔世人早失怙恃而撫育存恤者亦恩父母也昔者爾父沐英當天下擾攘之秋孤而且幼無所依歸朕特怜之撫以

爲子從渡江右至於長城朕後有子命復本姓歸繼宗祀因有勤勞封爲西平侯重祿厚賞曩爲巨室與國同久曩命副將征雲南之擾留鎮其地能布恩威曩率服朕無西南之憂者十有一年邇者因疾令終特超疾爵錫以王封慰之于冥冥今命爾春襲封西平侯嗚呼朕視爾父猶子思昔提携猶勤養育之心爾當思爾父相從之恩幸毋忘釋難之思忠誠爲國夢寐存心則神鬼有鑒福祿永昌矣敬哉

按此誥洪武二十六年三月錫沐英子春襲封西平侯成祖皇帝賜祭徐旭

惟爾抱該明之學恃剛介之行顯譽儒林發身科第服事皇考十有餘年敬慎小心靡有尤悔暨茲事朕益懋乃功

考課天官董教胄子繼居近侍咸謂得人方選士之時重
銜鑑之寄何圖一疾遽殞厥身願視綸恩之班追惟方正
之士九京無復悼痛奚勝特遣人祭以牲醴靈其不昧庶
克享之

按陞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祭酒徐旭時永樂四年三
月十三日

仁宗皇帝賜王堅勅

國家於國子監既置祭酒司業以典教事而又置助教學
正學錄以分教焉所以成天下之才而建出治之本也非
經術明正之士莫克任之爾登仕卽國子監學正王堅早
以經術職教庠序遷秩胄監誨育有年是用錫之勅命於
戲爲治必本於賢才朕之屬意於太學蓋惓惓也爾以教
爲能不嘉勉以副朕意乎往益茲懋尚觀爾成欽哉

洪熙元年五月初八日

宣宗皇帝賜汪本勅

國家之政重在安民安民之法尤擇守令朕臨御以來孜孜夙夜保民爲心而比歲田里之民鮮得其所究其所自
蓋守令匪人或恣肆貪刻剝削無厭或闖茸庸懦坐視民
患相爲蒙蔽默不以聞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澤不得下施
今慎簡爾等付以郡寄夫方千里之民安危皆係于爾宜
體朕心以保養爲務必使其衣食有資禮義有教而察其
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弊一順民情毋徒玩愒毋事苟簡
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
者卽具實奏聞所屬官員人等作奸害民爾就提下差人

解京爾亦宜奉法循理始終不渝庶副朕之委任欽哉故
勅

按此勅賜思州知府汪本時宣德五年十二月初二日
英宗皇帝勅周禮

得遼東總兵等官奏朝鮮國王差人馳報緝得對馬島商
倭也刺古說稱倭衆見修船隻俟今年秋冬間欲來綠海
地方搶劫然此賊前歲屢寇爵溪大嵩等處因官軍守備
不嚴致賊得利而回今復謀寇邊其情灼然可見况賊專
乘風潮之便出沒不時必當常加隄備勅至爾等即嚴督
各衛所備倭官軍修整戰船軍器俱要堅利齊備仍嚴飭
守把海以港口墩臺寨堡及賊人出沒緊要去處官軍人
等晝夜用心瞭望謹慎隄防遇賊近邊相機出兵勦殺及
飛報隣境守備官軍互相策應設法擒勦務在盡絕若賊
登岸即乘勢邀擊或截其歸路焚其舟船俾進無所得退
無所據成擒必矣敢有不以邊備爲重視常怠慢或臨敵
怯懦不進或輕易妄進爲賊所乘貽患軍民者必殺不赦
蓋賊人入寇多因近海軍民被其拘擄爲之嚮道若賊出
沒之時仍加禁約不許恣意出海引惹賊衆違者量加懲
治爾等其欽承朕命毋忽故勅

正統七年七月十五日

英宗皇帝勅方鑑

國家於兵衛既設幕職以贊戎務復增其員以理錢糧亦
必得人乃克有濟爾忠義後衛經歷司經歷方鑑始由才
請擢任斯職歷年既久克慎且勤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

之勅命以爲爾榮服此隆恩懋修毋怠欽哉

按此勅忠義後衛經歷司經歷方鑑正統年月

景皇帝勅諭汪琰

武備國家重事然必軍伍清肅而後兵政修舉近年以來各處衛所有司多有隱瞞作弊以致軍伍空缺武備不振累嘗遣官清理其弊仍未盡革今命爾往直隸保定等府提督清理合行之事悉依此先榜例而行其有該載未詳盡者條示於後爾爲朝廷耳目之官務在持廉秉公勤謹精詳夙夜盡心設法清理嚴戒軍民有司官吏不許縱容一人作弊務使軍籍不至於詭匿平民不被其擾害庶副委任之重欽哉故諭

按此勅賜監察御史汪琰時景泰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景皇帝賜鄭冕勅

朕惟國家以民爲本治國必先富乎民民以食爲天安民必先紓其力朕自嗣統以來夙夜以是爲念然而民力尚有未紓國未底於大治豈朕實政有所未施抑奉行者徒事虛文之所致歟茲特勅諭爾免務體朕之至意凡軍民間自景泰二年三月終以前所有孳生馬驢等畜倒死長生年毛及曾奏報水旱災傷之處糧草已經爾等巡撫巡按等官查勘得實該部仍追徵者與凡一切不急之務除軍需緊要外勅書至日爾等查究悉皆停免不許追徵以紓民困此外凡有軍民急切患害朕所未知者爾等逐一條具來聞處置仍須用心撫恤不許一毫有所煩擾其官吏有貪暴不才者爾等當糾劾黜罷之庶幾副朕憂憫元

元之心亦足以稱爾等風紀耳目之職故勅

按此勅賜巡按御史鄭冕時景泰六年四月初四日

憲宗皇帝勅程謙

國家設兵衛以分理軍政其長貳皆以武臣處之至于幕職亦必得人乃克有濟爾府軍後衛經歷司經歷程謙始由才諳擢任今職歷歲滋多考職惟稱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爾尚益盡乃心毋怠厥職欽哉

成化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憲宗皇帝賜程楷勅

翰苑儲才之地編修纂史之官百年之制作攸存一代之是非已定故必極甲科之選而後得良史之才爾翰林院編修程楷名冠禮闈廬傳甲第詞垣積學已稱萬選之良史局分編復擅三長之譽碩操修之靡懈屬上最之方書揆我彝章可無褒勸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史出乎經豈浮詞之足尚文通乎政惟有用之是資必益盡乎乃心庶有光於朕命欽哉

弘治三年

孝宗皇帝賜汪律勅

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風紀肅百僚貞百度激濁揚清以弼成國家之治也爾河南道監察御史汪律始宰建陽覆四民之雨露復陞察院肅一道之風霜歷歲滋深激揚益著茲特階爾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錫之勅命以爲爾榮毋阿以爲能毋訐以爲直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毋負朕耳目之寄欽哉故勅

按此勅巡按御史汪律時弘治三年三月二十日

孝宗皇帝諭黎福

湖廣行都司鄖陽府并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
安各府所屬州縣與鄖陽接壤者四十餘處地方廣濶山
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
編入版籍者已令提督典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四川
湖廣荒歉而河南陝西艱難又恐飢民潛來地方趁食嘯
聚爭奪勢所必有雖有三省巡捕等官平時會議往復動
經月餘若一旦有事何以克濟今特命爾前去提督撫治
於鄖陽府駐劄專一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
整飭兵備區畫糧儲督令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
城池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獄訟使編籍居民各安生

業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捏造妖
言冒干刑憲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內官會議者公同計
議而行不許偏執而違悞倘遇草寇生發爾等即量調所
部官軍民快督同各該分守兵備及軍衛有司上緊撲滅
毋致滋蔓若各官事有干涉仍前不報者聽爾指實奏
其有應與各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屬
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問如律應奏
請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托允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
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為爾能不許輕率處事乖方致
使人嗟怨有壞地方如違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初七日

按此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黎福時弘治九年十一月

孝宗皇帝賜祭黎福

惟爾發身質科擢官風憲既遷郡牧遂長藩邦撫字有方操持靡懈都臺晉秩巡撫稱能再佐夏卿才猷益著比因衰老懇乞退休宜樂優游遽焉長逝訃音遠至良切悼嗟爰推卹恩賜祭與葬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按此遣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錢灝諭祭南京兵部右侍郎黎福時弘治十五年六月辛丑日

孝宗皇帝賜程乾勅

朕惟刑獄重事自古帝王必致謹於斯朕嗣承大統仰體上天好生之心特加慎重茲當五年審錄之期慮恐天下愚民罹於法者多有冤抑不無致傷和氣特命汝往四川布政司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并三司掌印守巡等官將各

府州縣衙所見監問罪囚從公審錄死罪情真罪當者照例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事無證佐可結正者一具奏處置徒流以下即便減等發落答罪就行釋放毋令淹滯若御史別有公務相離地遠爾只督同所在有司從公審錄不須久候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言詞旁詢知證而斷之以理毋惑於浮言毋拘于成案毋偏信原問及原保結官吏飾非沮撓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其故失入等罪俱不追究敢有偏執違拘沮撓行事者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奏請者指實奏爾受茲委任務在持廉秉公明以決之恕以行之俾無冤抑庶幾天心昭格和氣致祥有可期焉如或詢察不明處斷失當有負任使則爾之罪欽哉

故諭

按此勅諭刑部員外郎程乾審錄四川刑獄時弘治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孝宗皇帝賜程誥勅

尚書列職惟刑部為特繁司寇屬僚至主事而極倫民命攸係國脉是關匪慎選掄孰堪委畀爾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程誥業精經術名起甲科首擢屬於即曹遂分司於邦禁詳明法意久彰聽斷之能恪守官箴克篤操修之志肆當大慶肇舉曩章宜有渥恩以示褒勸茲特進爾階承德即錫之勅命於戲奉公持法固折獄之恒規謹始保終亦守官之要道尚加甚慎以俟登崇欽哉

按此勅以賜刑部主事程誥時正德二年五月十四日世宗皇帝勅程嘉行

國子監教育天下之賢才而備國家圖治之用者也助教之設實分其教模範所係可謂重矣苟非其人曷克稱焉爾南京國子監助教程嘉行始由進士出尹名邑迨遷今職克稱厥官是用授爾修職佐即錫之勅命夫治道以用賢為本師道以成賢為務而太學乃賢士之所關也爾其益加勤慎以副朕養賢圖治之意欽哉

按此勅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勅南京國子監助教程嘉行授修職佐即

世宗皇帝賜程嘉行

朕稽古崇制興建九廟以報祖宗示來裔肆營繕之屬特增卽介以司訓程必幹時達才始可典領也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程嘉行性資淳正器識渾融科甲茂英儒

紳特秀宰名邑而人稱來暮贊成均而士賴作新比曹揚
明慎之休屯部擅廉勤之譽陟叅繕署董覽魯邦乃能式
裨群工克襄庶事朕甚嘉之茲國有大慶用示殊恩特進
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爾尚益敦祗慎殫厥心力終始
罔愆以懋爾猷以熙我帝載時乃勛也欽哉

按此勅以建九廟覃恩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程嘉行進
階奉直大夫時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

世宗皇帝賜余燝勅

朕惟聖朝設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今之給
事中實處此任非能正色立朝稱違言救不逮者不足以
膺是選爾兵科給事中余燝蘊蓄不凡學爲有用往以制
科擢任使垣議論器識足以自見後拜今職益寬爾能振
厲風采別白是非據慷慨敢言之氣運縱橫適用之才朕
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方諫行言聽
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自昔志士仁人竊以爲幸爾今得
此可謂休遇其益思所以報我哉

按此勅授兵科給事中余燝徵仕郎時嘉靖十七年三
月二十八日

世宗皇帝賜朱繼忠勅

惟今通政即古門下省以出納王命宣達幽抑厥任甚重
自非行能並孚望實具茂者不與此選爾通政使司右叅
議朱繼忠早承庭訓振美科甲遠學名時清才出衆往歲
分贊留政茂著勤能更屬司空益寬爾用飭材省試勞績
可嘉項者簡自朕心擢居今職矢心殫力夙夜在公用能

絕讒佞之風釐珍戾之習俾朝廷之上廓然清明朕甚慶焉茲以太享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朕方嘉納昌言欲躋都俞吁咈之盛爾其協贊謀猷匡爾辟於典憲以終爾克舜斯民之意頌不備歟

按此以勅通政司叅議朱繼忠進階者時嘉靖十八年三月初八日

世宗皇帝賜程宗文勅

川澤津梁舟楫之政令典於水曹兩都並設皆文昌之屬其選甚茂也爾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程宗文擢秀鄉闈蜚聲縣宰采於薦牘陟以留司茲以廟享覃恩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水得其性奠民豐物之所資也而金陵拱帶洪江有不虞之備及其上供之式甲於天下凡取諸漁以究舳艫之利皆水部之責爾其殫效公勤以稱任使稽勞陟闕朕豈爾忘欽哉

時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勅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程宗文承德郎

世宗皇帝勅黎秀

兩都並建六曹而司寇之職掌邦禁所以敬五刑成三德任至重也故雖僚屬必得端良暢達之士始克稱任爾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主事黎秀擢穎賢科流徽宰牧仁廉之政屢入薦章方擬茂掄轉從左補升沉弗貳而志節愈明是用晉陟留曹俾司庶獄克明克慎益振前聞茲歷三載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培植深則根膏愈潤閱歷久則負荷彌堅晉服大僚有餘裕矣爾尚思

厥初慎茲於終篤义棐彞以贊朕期于無刑之治用階甄
拔寃爾遠猷欽哉

按此勅世宗皇帝命刑部主事黎秀進階承德卽時嘉
靖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世宗皇帝勅余曠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偏橋鎮遠清浪平溪沅州八衛并天
柱等所密邇彞寨兵備須要嚴謹錢糧軍士侵欺役占弊
多今特命爾去彼擇其居中處所駐劄不時往來前項衛
所巡歷提督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治蠻彞開理刑名兼
管錢糧禁革奸弊屯種務要催徵以時出納惟公果有攬
頭官軍勢要人等交通官攢虛出盜賣及官旗不恤軍士
艱難掊剋賣放私役占用并有交結外彞透漏邊情等項
應拿問者拿問應叅奏者叅奏凡一應軍情邊務須與貴
州湖廣各叅將協和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拘有失
事機仍聽湖廣鎮巡等官節制爾爲憲官受茲委任尤須
持廉秉公盡心乃職保障地方毋或因循怠忽乖方誤事
故勅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勅湖廣按察司副使余曠
世宗肅皇帝勅諭黎澄

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才爲首務而學校
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治道之隆替係焉此蓋已然之明驗
也今特命爾往廣西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
夫總理一方之學政是即一方之表率也然率人以正必
先正己爾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爲師爲弟子者

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簡任之意如或因循歲月績效弗彰朕責焉爾其勗之所有合行事宜申明條示於後其慎行之毋忽故諭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勅廣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黎澄

世宗皇帝勅黎德克

廣東夏秋稅糧多有徵輸積弊禁治在得其人茲特命爾專一提督各屬府縣衛所每歲該納稅糧帶徵料價務要嚴督各該官糧官吏倉攢人等及時催徵如法收貯其官員軍民豪強人等敢有兜攬侵欺容隱冒支恣肆作弊刁蹬害民及有占種田畝致使貧難虛納稅糧等項及官吏通同不舉者文職六品以下并軍旗人等體察得實聽爾徑自拿問干礙軍職并文職五品以上應奏請者具奏提問發落所屬地方凡有奸弊亦聽爾禁革處治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人以除宿弊以肅紀法使人心警懼軍民不擾斯爲爾能爾其欽承之毋忽故勅

按此勅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黎德克時隆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神宗皇帝勅諭程道淵

朕肇育祥錫榮庶窳一命以上咸得被霑矧列署秋官任職司法實朕所寄以民命者乎爾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程道淵才誦茂明器資端恪鄉關邁迹學校作人恭慕禮闈爲卽憲署而爾律已廉慎勅罰允明克舉其官已茲

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治獄之道失入則及無辜失出則逸有罪書曰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茲朕所望于司憲之臣也爾尚懋敬之哉

按此勅以覃恩授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程道淵奉直大夫時萬曆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神宗皇帝勅盧傑

朕惟陪都乃根本舊地廣列武衛而叅以僚佐夫固謂其協贊戎務籌帷賴焉爾南京虎賁右衛經歷盧傑殫勞任事刻意提躬唯是悉體績醪伍無華卒抑且善操表掇役不屬民朕謂爾能乃以歲閱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心惟甘於冷局才不限於叅軍所司上爾治狀已付績曹矣爾誠益勵初心不患才無可展懋之哉慎無以資格自

限

按此勅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歲閱授南京虎賁右衛經歷盧傑徵仕郎

神宗皇帝勅方應庚

廬江之地淮右襟喉江北要會自古稱之得茂明之士爲朕宣布德化朕能褒顯之爾直隸廬州府合肥縣知縣方應庚英資玉立雅操霜凝振秀公車館符劇邑撫字行於催科文章飭爲政事風清蠹戮氷雪瑩於堂中雨潤窮簷春陽生於宇下程書來奏薦績屢騰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爲吏者患不爲民耳有惠民之實心者下不負民上不負國爲朕股肱耳目豈負朕者耶永矢乃心以對揚朕之休命欽哉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日

神宗皇帝勅王惟亮

文皇帝以漁陽突騎取天下虜亦效摧陷焉大業底定爰錄膚功錫之茅土爲不侵不畔之臣而大寧諸衛移置內地乃張官隸卒秩如也爾大寧前衛經歷司經歷王惟亮儒風蘊藉幹格優閑贊畫戎垣占卓犖之遠器惠蘇率旅凜介潔之清心審飭官常屢宣譽問茲以奏取特授爾階徵仕卽錫之勅命夫懋德懋功惟人所樹苟有自見國家所以甄之者不爾靳也其尚永有乃心以弘遠志將明陟汝欽哉

萬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神宗皇帝勅黃銓

朕惟中翰列職鳳池號稱華秩圖書翰墨恒必資焉慎簡英賢乃畀斯任至不輕也爾武英殿辦事中書舍人黃銓學裕纁緇才優斧藻儲英胄監展采秘書而能供事精勤視躬恭慎典司制墨擅禁苑之長才校理宸章稱天祿之內史操澄冰玉洵人地以俱清望著班聯嘉聲實之並茂是用授爾階徵仕卽錫之勅命夫橐筆者續紛錦字亦足潤色皇猷要以書善臨池詞工入室非兼才不及此尚益務研精竹素考訂金石用保令譽朕且久任而登用之欽哉

萬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熹宗皇帝勅黃銓

臣親者秩未必尊也親之而欲尊之則有列職殿庭之上

而紀官知寺之中所以明寵也然則國有殊渥必先之矣爾武英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寺副黃銓器資醇確志識茂明脫穎膠庠觀光國胄雖壯心弗竟而萃實攸宜雅有匡時愛國之誠能爲慕誼助賑之舉靖共既久慎恪有加內志不遷守清嚴於棘寺覃恩方布示首渥於綸扉特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夫貴近者謂其雍容上前而不復以有司之事役之雖爾秩在理官乃職固不在乎交戟之內尚益明習訓典究悉時務思所以獻贊密勿之際欽哉

天啟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熹宗皇帝勅方應庚

國莫大乎禮禮莫大乎尊親典禮之臣匪直夙夜在公爲况也有當熙明之朝秉孺慕之志得禮之本始朕蓋重

之爾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方應庚溫潤而栗峻潔惟明簡擇禮爛典司屬國方賓儀式序而子養切畏維冲人御紀之初正萬國獻琛之際爾奉璋弗與雖未贊皇儀而翼帝容然負米是勤固足篤人倫而端士表夫有張仲之孝友何難伯夷之寅直哉特與覃恩曲成至念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雖然資以事君故人主不奪庭幃之愛靡遑將父在臣子當屢廊廟之懷爾毋既襄事而爾父方壽考維祺意亦以君臣之義勗爾爾尚勉釋菜衣亟趨虞秩用成爾大節欽哉

天啟元年十月

熹宗皇帝勅汪廷試

京師訟獄繁多故內史之屬獄有專司非幹敏之才曷稱

其任爾順天府司獄司司獄汪廷試以三語之極凜一介
之節幕於京兆職典囹圄而爾蒞事惟勤奉公必恪志每
勤于欽恤時不懈于周防積勤三年可謂祇厥叙矣是用
授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朕哀矜民獄故加恩獄吏不
遺於冗散爾尚無薄爾官而怠若事夫陟明與黜幽亦不
以冗散遺也欽哉

天啟二年二月十五日

懷宗皇帝勅黃錯

禁鑿清班近光宸翰亦殊遭矣自非雋流曷與茲選爾文
華殿辦事中書舍人黃錯留良驥足展采鳳池午夜燃藜
春雲聚管皇華奉使節費留餘必急公捐貴恐後是用
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秘殿深嚴鉛槧之適寧獨以
藝貴哉將習訓詞恭諷議實嘉賴之爾尚好修匪懈無忝
近臣

崇禎十二年二月

樂平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志表

劉子

奏疏

序

啟

宋

知饒州謝表

洪皓

伏以禁林浹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顧不敢及此豈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卽趨官守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田固爲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塚桑梓遂晨昏之頽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散心神明常思四

表之概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返魯蔑效于秋毫乍佞乍賢尚叨榮于畫錦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于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冀容于獄市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伏以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涓昧且輒冒宸嚴臣等惶懼頓首竊以貽厥孫謀實爲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模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之盡美治安之極剖判所無禹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于歲華訖未施于功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核

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舉是非而襟襟致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于舊聞幸故家遺俗之猶存致偉蹟宏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社宅心羨墻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覲文王之耿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廂之御趣哀東觀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已殫細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臣無任瞻天仰聖惶懼屏營之至謹以三朝三史帝紀隨表上進以聞

減貢金劄子

洪邁

紹興間來每年遇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麩金十兩之額與他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敷科吏緣爲奸豪商操權私價轉增遂致一方久罹其害人莫敢言罔知所起或云藝

祖初年江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爲例或云發運
司持錢收買少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內散收三說得
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間官憂已非一日後郡守唐文若奏
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戶部卽魏安行持示左藏以他州攀例
爲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
已兼任泉臬兩司之數乃若貢金千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
等蓋失于敷陳也陛下茶儉愛民雖和糴百萬一劄盡免苟
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爲甚少在一州爲甚
多况民力極敝甚不堪支朝家蓄金除交隣錫賚外所用不
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直降手詔罷河北權鹽
父老歡迎澶淵且刻之石臣之州民豈不知此臣不敢以鄉
井自嫌隱嘿不言儻蒙聖慈不以臣言爲過願勿下有司徒

明

奏免江南歲草疏

李學文

天恩曲宥難繼之物歟息生靈之苦哀念水陸風波之跋涉
保全山河社稷之鞏固同天地之久致華奠霽雨露之恩飛
潛動植各遂其生洪纖高下各順其性位育必底乎聖神功
化之極內外直至乎泰山盤石之安若然則大明宇宙世轉
唐虞列聖功勳盛同堯舜老稚無向隅之泣上下安所性之
天庶不孤太祖開鴻基于萬世親藩衍麟趾于九州切惟歲
草微物有關大害養蓄雖供武用勞民實虞皇風草乃朝榮

夕瘁運乃水遠山遙况阻于鄱湖之險不能無風浪之虞十
常八九難到京畿百不二三徒勞民力貢獻無功所用有限
天地之德好生萬物帝王之心重在萬民敢云賤畜貴人第
念仁民及物伏觀陛下聖仁神武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
爲往聖開來學爲萬世開太平天下何幸再造乾坤域中何
幸再生父母伏望上念微臣下哀微悃非矜一得之誠實保
萬全之美命下九重恩覃萬姓苟甦民之困苦自動天之眷
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陛下免南顧之憂天下起北宸之拱
言而至此情亦如斯若匪出于一誠且受闕門寸斬下情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

宋

送鍾尉序

張栻

善化尉樂平鍾彥昭官滿告歸求予出一言予頃爲彥昭賦
淇澳之首章請更申其義昔洙泗之上嘗舉是詩矣子貢問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夫子曰未若樂而好禮子貢因請切磋
琢磨以對夫子以爲可以言詩夫子貞誠知詩者然氣質雖
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其難明其
惟學乎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身則拘于氣質而不能
以自通雖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則所謂善者寧免日
偷于私意而不自知也耶就其中亦有所稟特異而事業終
不盡量此無他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惟美質而不惟
進學之務其亦自棄者矣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質美者可
能至于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能也蓋所謂
樂者天理中自有此樂而其所謂好者亦非是禮外物也以

樂與好禮視無誦無驕何營美玉之于珅珠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于天賜之所以自省者必深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學之道學猶言致知也大學之自修猶言力行也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功深力久而天理可明氣質可化彥昭慤而靜其質蓋美矣拭猶謂其無以質美爲可恃其亦玩乎淇澳而探索子貢之所聞予以進乎大學之道必將喟然嘆曰淵哉天理乎大哉學乎聖人果不吾欺也則其趨將無窮而不能自己矣

容齋三筆序

洪邁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政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頤養閒暇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街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胥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於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鴛鴦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捉筆據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據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見姪翼爲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何異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錄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為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之僕頃備數寧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人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訴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為翰苑出鎮湖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樸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湖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見聞可以証訛謬可以管筆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於陳日華畫得彛堅十志與支志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於湖陰之計堊疏為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彛堅所宜收者別為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為收拾甚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為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

儀禮本經疏會序

馬廷鸞

子生五十年未嘗讀儀禮一日從敗帙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註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蓋古明經學究專科儀禮註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古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予老矣懼其費目力而無所補也長兒跂曰家遺監本儀禮經註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欣然領之整緝之釐爲九帙手自點校併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以爲完書俯而嘆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云豈欺我哉其爲書也于奇書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鄉社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推士禮而達於天子以爲缺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一大夫也下大夫與上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註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讀史旬編序

馬廷鸞

讀史旬編者病叟暮年之所著也昔東萊呂太史著大事記其爲書也曰事記列事之目無所褒貶抑揚也曰通釋本易繫辭書詩序旁採劉向董仲舒史遷以及胡五峯之說明帝王之統紀曰解題爲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駁襍求新奇出於人所不知也初公之爲書本起春秋迄五代書未及成而絕筆於漢武帝正和三年朱文公屢惜之傷

斯文之不續後學之不得私淑諸人也今輒不自揆本康節
邵氏經世書南軒張氏經世紀年圖朱文公通鑑綱目畧倣
呂氏義例而為讀史旬編旬者日之甲祭也謂之旬編自堯
甲辰至五代顯德七年庚申三千三百一十九年為三百三
十二旬類而編之自康節作皇極經世書紀年始唐堯甲辰
而堯之前無年可紀于是伏羲而下至唐堯之前本易大傳
宋語五帝德與夫百家言皇墳者書其槩以備太古之事而
譜黃帝之世焉又自甲辰而下以至周平王己未之前隨年
而書其事無事則虛其年終之以詩書禘傳所載以備二帝
三王之世而譜夏商之世焉自孔子作春秋編年始周平王
之四十九年己未敬王之三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左氏
傳終真定王元年癸酉魯哀公如越於是入春秋之後列事

目於前春秋之經是也述解題于後凡王事伯事之可論者
著之諸國之事不著其他則有左氏之傳諸儒之經說不敢
僭焉自司馬公作通鑑始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戊寅而威烈
王戊寅之前上距真定王之甲戌左傳之所不書通鑑之所
不續則采劉道原外紀為傳鑑補遺之書亦隨年而書其事
無事則虛其年而不敢遺焉通鑑戰國而下以至五代後周
之前亦列事目於前朱文公綱目是也述解題于後倣東萊
大事記閱諸家之史以廣其見聞集諸儒之說以訂其得失
若征伐之本末制度之沿革亦粗及之而譜周至五季之世
焉自黃帝迄五季其子孫之傳序已見于譜矣漢三國六朝
北魏齊周以及五季其疆理之離合又為之圖焉成書之首
以通說數條開史謀之源流歷代之首則以皇極經世考氣

運之推遷凡此皆職分之所當知者而愚恨其不能盡知耳
經始於壬午之冬微編于乙酉之秋越三歲而三十有八帙
之書成姑以備遺忘授兒曹而已陳了翁言通鑑爲藥山學
者惟當愛日孜孜日遊於此山而已吾老且倦遊矣東坡云
脚力盡時山正好莫將有限趣無窮唐子西亦云棋罷收成
敗書慵卷是非棋之成敗書之是非罷且慵之時收且卷之
日也窺陳編以盜竊長兀兀以窮年豈七十老翁事哉雖然
是固不可不令兒輩覺也

大學本末圖序

程時登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
矣是故堯舜之所以帝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僅治
而隨亂秦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效蓋可見也宋受天命

以道治天下于是河南二程夫子出始取是書而推明之崇
正數劉叔子豈徒托之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講議西山
有衍義雖至治之澤未溥不幸而爲紹聖爲開禧爲嘉祐季
年而大道之要已明百世而下有元祐有慶元有端平者其
故又可攷也歷代指掌舊嘗有圖顧綱目不明義例多舛因
復爲此以備觀覽名曰大學本末圖起春秋迄五季凡若干
年君德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
易見歲月舉而天時明正閏分而君道立災異紀而人事驗
君子小人內外之位定而彛狄盜賊消長之勢分唐虞三代
之君其本正而未墮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家
事既簡而治亦隆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故修
身以下四者之目畧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知大學

之治有時而不彰而不知大學之道無時而可易也嗚呼吾之爲是圖也可以感矣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繩之以春秋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

文獻錄序

程時登

夫子能言夏殷禮而杞宋不足徵于文獻蓋拳拳焉夏去周千年杞至周夷其不足徵宜也周繼殷而王箕子訪周微子作寶又多賢臣夫子殷人本宋公族宋其祖之仕國宜與杞異而當時文獻已如此然則夫子之嘆殷又甚于夏矣監二代而從周傷周道而適魯非魯補而傷周公之衰是周之文獻又將不足夫子安歸乎悲夫聖人之不遇也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甚矣其不幸矣獲麟訖錄愈降愈下治之降漢以霸而代秦道之悖唐以藝而代隋裂于六代潰於五季極矣天未喪文星奎遊洛道統治統粹然繼周又不幸元祐之有章蔡而誣祖之禍輒加於聖后慶元之後有韓而明倫之罰久累于朝天頹日喪文武又墜夫子不作誰其代憂嗚呼戚矣尚賴先儒之言散見于諸公隧道牲石之間者可信不誣一時人物得以折衷國事民情頗亦可考文獻其在茲乎然而屋壁斬其藏陵谷易其處日崩月壞又將泯泯時登懼焉因輯而錄之以俟後之夫子後有夫子尚或能言後無夫子文獻盡于斯矣嗚呼其可戚也夫

元

文獻通考序

李謹思

自書契至唐而通典成至宋過江而通志畧成過江文獻家
惟扶風氏上下數千年幽者屋壁叢者棟宇書市罕值寒窻
少儲用之階庭焉磅礴鬱積次第增損近始嘉定遠接天寶
沂而上之于是過江四丁未矣而通考又成之書在宇宙皆
不可缺若通考鳩僇精粹芟夷蕪翳宿疑解駁新義全涌自
爲一家昔歆子敦恨不伊川入山讀通典有爲而言也漁仲
進通志詔許于三館借書務觀謂館中諸公皆不樂以館中
所有而易所無豈非快一時名勝狹中乃爾耶史筆志最難
此書惟延素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吾見舊唐書張太
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一行一行嘗追步日食至於
春秋脉七十九如發蒙耳今亡矣中州集蔡珪補南北志六

十卷珪懋之孫松年之子也著述稱是河洛多好古君子時
代未遠僅或可求使延壽無遺憾吾按延壽自爲南北史豫
修晉史一人之身向相抵牾晉志璽文八字晉也而謂之秦
章述傳郭元建而郵強加以秦八字若太平直君七年比佛
像者二直秦也旁又鐫曰魏所受漢夫直秦既彼留則江左
非其晉耶而淆之耶奈心傳倭指于慕容小差仍欠質佛像
是非變化如蟠螭者何限安得二志忽焉呈見以爲君書之
與王肅魏中蘇綽魏末從周變夏華風丕燦君有意乎君文
獻故家改制度于江左斯文極盛之餘被補綴以朱黃史錯
綜以呂葉深尋以直魏遠騁以周洪陳陳相因且唯且否舊
編嬖脫初稿頗抄神識晶熒顛末完整不然何以膽勇于君
御瀛仲之旁而睨其後哉使老先生及見帙當數語當益就

益崇如拔地倚天森羅萬象照耀源泉而予也何足以知之
以君下問之勤也不敢以不能爲解君故相國番陽公仲子
至大戊申既望

霜涉橋詩序

元 宣

魯君志敏爲余言鄒之樂平有許道濟者幼孤母念之惟恐
不至八歲入學出就外傳有寒疾母時一往視所歷有溪梁
危不可度霜厲水寒必跌以涉蓋念其子之切而弗暇顧也
子賴母之恩勤鞠育病瘥學進至于成人有所樹立而母不
待其養矣乃卜地塋母于溪之東植松柏三日五日必往省
梁雖可渡亦必跌以涉隆霜盛寒褰裳負泣至墓所長號盡
哀而後去年踰八袞而跌涉之慕不少懈人咸稱爲孝子也
其曾孫禮思其祖之孝無以顯揚之爲架橋于溪上邦之

德君子李仲公父名其橋曰霜涉善詩者或歌詠以美之予
其爲之序嗟夫凡母之于子有罔極之恩爲子而有終身之
孝者罕聞焉彛倫之數可悲也今許氏之母念其子至爲之
跌以涉親恩之罔極何如哉禮曰霜露既降孝子履之必有
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况母嘗由之而涉于斯乎此道濟
所以終身涉之而不忍渡橋其于終身之孝蓋庶幾矣孝思
一念傳之曾孫無斁其力爲作橋以表之邦之人或名之或
歌之異邦之人或傳之許氏之孝于彛倫有闕矣後之履斯
橋與夫未履斯橋而誦斯橋之詩者愛親之心景賢之行有
不油然而興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于許氏見之

詩經疏義序

朱公遷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蒸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贊勞

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最詳于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繁意愈窒寥寥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理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婉曲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多以虛辭與語發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與語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于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不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厭飲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因學之才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于茲憫而教之則幸矣

明

主忠信序

王逢

永樂丁酉冬予游建陽書林始獲識于虞某聆其言動質而無偽和而有禮予固心存而目識之矣未幾以其友人所遺中書舍人陳思孝篆書主忠信三字示予予益信其德行修於身信誼孚乎友有素矣夫忠信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

奚待主之哉蓋天之生物萬有不齊氣稟拘之物欲蔽之存其本然之善者或寡長其虛偽之惡者常多是以聖人有憂之而詔君子以自修之道也既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於其前復言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于其後則四者之中而主忠信爲尤重也主者猶主人而與賓對者也賓則出入無常而主則常存於此未嘗須臾離也能主忠信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先儒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又曰不誠則無物蓋天地無非實理故其生物也徹頭徹尾是此誠聖人無非實心故其爲事也徹頭徹尾是此誠人則有誠有不誠是則必當主之以忠信也主之以忠信則亦無不誠能不負友人之深意始焉忠信以爲自修之基終焉希聖希天以爲誠之極則又豈直君子而已哉用請予序其事因述所聞之語以歸之

送翰林程念齋先生北上序

胡節

士有受知於明鉅人用弗稱於所知且招來之與益原非見高天下知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固不逮焉節幼志酷慕古憤鄉先哲諸君如洪忠宣馬相國登庸程先生輩完氣日蕩裂文不在茲者且百年如小臣勤國難竊欲一舉然倉卒不能致寸甲輒爲時輩所笑罵幸而諸君子慶鍾不泯我太史程先生應時而出秉鉞一呼反剗僞立回漢太史公之家法使節得以拱手而辨地下諸君咸露布相賀張目空耻且憫節之初心誘翼周旋令勿害于所不知此節之受知於先生誠是生之深遇也既而大魁天下清厯鰲禁豪傑之士袞袞出門下苦苾之外四方士來就者執鞭相後先舊遊輩日

考德而問業節以老母垂白朝夕奉膝下及門者每踈且後
輒不校倘一見即握手惟甚與論天下事節以用數沮于時
每誨諭必豫決以成計不枉以所不知此節之受知於先生
又不容以頃刻忘也夫知不知在人可知不可知在節知所
知不移於所不知者在先生韓子曰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
且怒有知者固不爲李白謂韓荆州推赤心置諸賢腹中所
以不歸他人而委身國士則以國士知者固當以國士報先
生行將歸玉堂立便徵告天子相可否治道必將以明勳駿
烈耿耿達天下使靖康廟貌與日月爭光彩是區區赤誠所
以仰報於先生者在茲也余如南來之士黃先生之文請叩
何指則告之曰先生之文祖漢太史司馬故骨格元氣出韓
毅出歐謹勅聞及曾子固若夫舉酒鬪月倚雲看山時放一
奇則與大蘇並轡而出

異端辯正序

唐陵

夫道一而已矣二之則不是大原出於天同賦于人成于修
散於日用事物之間全體大用無往非實理以之立德則直
知實踐以之立功則開物成務以之立言則垂法後世此之
謂正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及周程張朱之
相傳者是也外此以道爲虛爲空爲無爲頓悟爲捷徑謂之
異端如老子楊墨莊列釋氏之禰興者是也他如稱教外別
傳之禪則又異端中異端也而後世儒者陷溺禪學又吾道
中異端也凡此異端爲吾道害豈細故哉楊墨之學已熄于
孟子之辯矣獨佛老見關於周程張朱諸儒者隨撲隨滅而
陷溺禪學見關於朱子者亦或尚存此愚也以異端不熄爲

憂以吾道不明爲懼用吾憂懼忘吾僭分因諸儒所嘗論辯者類編而演說無非爲黜邪崇正之計名曰異端辯正蓋所以辯邪說以衛正道也嗚呼佛老不除禪學不滅而天下後世欲見二帝三王之治道大聖大賢之講道行且明難矣此辯論攻擊不容不汲汲而諸儒法言不容不編演也歟雖然嘗聞攻擊異端之責有三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立德立功世有任其責者愚下士也固不敢以立言自任乃敢以編演先正言者自勉書之左方以告來學且以自警云

道統圖說附註序

詹陵

道者全體大用之極名而統之爲義有二開物成務爲羣衆之統宗此一義也繼往開來爲相承之統緒此一義也周公而上達而君相之位斯道相傳以行孔子而下窮而處師生之位斯道相授以明雖所在所處之位不同而同於歸宿故均謂之道統也又曰道統之議散見於諸書而古今相傳之序未列以圖且無成說獨吳公以圖說列而始之又以天之四德分而終之詞簡而意盡象指而理著以見道統在天地間傳之者循環不已寓意亦深矣但作於弱冠之年局于未定之見聖賢叙列去取有未類也孔子刪述六經所稱者庖羲神農黃帝堯舜五帝而少皞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違之必堯舜者以三帝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傳道統以貽萬世故也朱子序中庸道統列伏羲神農黃帝不列少皞顓頊高辛亦孔子之意也孟子叙統于商兼取萊朱以其有建中之詔於周兼取太公散宜生以其有

丹書敬義之戒有彛教之迪而此圖未及至如召公爲孟子
所不取而此則取之吾意圖於商舉湯以該萊朱于周取召
公不取太公散宜生者以召公旅熬云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卽舜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授心法
故也又曰黃勉齋叙古今道統不及卽康節張橫渠又云周
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前叙不取而此取之者
以其先天之學足以發伏羲之蘊皇極經世之書又以發前
聖所未發故也及論朱子道統傳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朱
繼其絕而不及邵者以朱子傳周程張子爲正適故不以邵
子類也如此者豈愚之言哉程明道云堯夫纔做得識道理
却于儒術未有所得又曰堯夫之學亦難治天下國家其爲
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上蔡又曰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

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便不施功所以却
差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莊老似楊雄近似釋氏徃徃皆有
不滿之意要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
恭又豈顏子克己復禮者乎如是則邵子不敢取者據先儒
正論故也先生又曰朱子承周程絕學之道統註四書傳五
經上接孔子刪述六經之功繼往開來後世難其人當時雖
有張南軒呂東萊之正學但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竦卷
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則張呂於道統猶
未盡不可以班朱子明矣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醇乎醇
者惟周程朱子而已朱子之後北有許魯齋南有吳草廬雖
則宗朱子各有所得然出處畔道吳又甚之道統公議安敢
輕與故圖述其自任之辭其說甚長有志學道幸相與正焉

又曰圖說所列傳統之人只是空腔子其所相傳之實未及詳而學者貿貿焉陵故于列名之下撫經傳所載傳道要語填實之謂之附註使學道者諦味之則求道知所向往而用力無他歧之惑焉或者曰古今相傳道者不過此數人也而以是望學者無乃愚學者乎曰果以道出於天理民彝日用當行之外而求人所甚高難行而學之難哉昔薛文靖公云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意使學者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又曰附註者引黃勉齋所論以見道統之原出於天而繼統者不能舍此而他求也引用聖賢事實皆以勉齋論爲據而以大圈別之于重引之不圈蓋例之也小註中一人所言則用小圈別之間有竊附已意又曰聖賢相傳之統有見知聞知之不同而所以見知聞知之實但于冊子上求之終爲空論能以吾心之直見真聞以會斯道之大全若是者豈冊子上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足以盡之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又曰道統之說在先儒尚不敢妄議陵何人而敢妄置喙耶嘗教授慮諸生爲舉業文義纏繞而聖賢道統之實未免興望洋之嘆乃取此圖說附註填實使之因圖說之統緒以知古今相傳一致而無他歧之惑如朱子喻學者曰過此一厄方可理會學問之意使學者因附註之詳以究聖賢心學之功夫而爲造道之階蓋爲諸生計也若避先儒不敢妄議之嫌而肆淺中寡陋之見則區區烏乎敢

容齋隨筆五集舊序

李翰

書必符子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之言也夫天

下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百川萬折必歸於海否則涉於荒唐繆悠以盲瞶人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駁於墨札之場者噓英吐華爭相著作浩渺連艦策氏藉名不可紀極嗜博者亦必珍如拱璧而把玩之不輟焉文敏公洪景盧博洽通儒為宋學士出鎮湖東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徧閱之搜悉異聞考覈經史摺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曆識卜醫鈞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雌黃或加以辯證或繫以讚繇天下事為寓以正理殆將畢載積廿餘年率皆成書名曰隨筆謙言順筆錄之云爾加以續筆三筆四筆絕於五筆莫非隨之；意總若干萬言此所作彙堅志支志盤洲集諱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訣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洞歸正理如晴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不得人挾而家置因命紋梓播之方輿以弘博雅之君子而凡志於格物致知者資之亦可

以窮天下之理云弘治戊午冬十月既望

張戾南溪勤王凱旋序

舒林

邑大夫晉江南溪張公仁慈謙厚多所不伐唯恐或傷人意即有大刑辟苟訊得其情未嘗不為之蹙額太息再三儒雅好文日周旋文字筆墨之內談道德教化不釋口其為臨戎禦侮盤錯險難之事雖公自謂不暇也抑孰知忠勇果決乃有出于仁慈謙厚儒雅之中而平時悻悻者率餒于禮義之勇哉我國家承平百數十餘年士不談兵民不習兵革苟有

小州縣告急長吏以下執檄心醉居常自號驍勇當百敢死
不難之事未始不錯愕驚怖首鼠自謀而况於素稱謙厚者
乎而况變有出於至大者乎比寧邱之變卒然而起殺戮天
子之重臣稱兵而南向雖忠義激發人人思奮而信宿之間
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其誰不以為患張侯始得驛報輒躍然
語吏民曰無惑衆無擾民無乘時而作慝吾其以身當之脫
有不虞有死而已官民遠近賴以自固峙糧儲料丁壯局闕
固隘不數日邑中戒嚴聲聞振百里外泊大都憲王公羽檄
徵兵公時募得義兵數千餘人即日下令蓐食而往既類既
馮率舟師西下揚帆搥鼓為士卒前行倡十三郡作勝氣而
奪其先會公比至豫章而省城克元惡擒矣公遂部分士卒
搜原剔藪汎蕩餘孽紀律嚴明不妄殺一人功上記室大賞
其能燕喜奏捷之餘振旅而還有請於林者曰何以後張侯
之盛林不得負弩前驅以効勞于行陳獨不能望塵左右以
告勲伐于楮穎耶公之茲役也可以見公所養之正所學之
大所積蓄之深而所發見之果也夫天下之士惟養之不正
故其氣靡學之不大故其見小積蓄不深故輕用其鋒而力
易衰發見不果故趨趨其行而志不決有請于林曰茲役也
國家數百年所無之難震動京師繹騷江南至屢宸慮命
將出師雖古東山拚飛之禍淮南不逞之舉殆不踰是

貞烈卷序

張文應

予讀周召南至廣漢行露未嘗不喟然興嘆曰何文王之化
入人之深也何女子之易化也無乃聖人之政疾而神閨門
之感專而切邪予來樂平未二載而得胡烈女焉一醮不移

竟以烈死予已其實上請褒命矣繼又聞銀峯夏氏婦粹玉
之死不滅胡之烈予方梗於戎事弗果復請何節烈同而遇
否異邪貞烈之節無改評矣旌不旌未足重輕也夫婦人不
以富貴情欲動其心亦不敢以褒賞旌異勸其善顧不動其
心者天彝之貞必勸其善者人道之盡天彝固無往而不存
人道亦不可不盡也有志世道者不留意於斯予無似無文
王之政而乃有貞化之女足規樂平善俗天彝常存而人道
之當盡者端有俟於後之君子里巷之詩雖未敢擬周南召
南而觀風者能無采乎哉

程節孝公祠碑序

鍾化民

嘗論子臣無二道忠孝總一心是故有爲之先者爲臣死忠
則美而彰盡忠即可以盡孝有爲之後者爲子死孝則盛而

傳盡孝亦所以盡忠孫祖媿隆後先繼照夫詎非泰元運關
氣化而不偶見于乾坤者哉節孝程公仕簡派出宋剛愍家
世青紫幼穎敏絕倫七歲能詩性孝天植穿貫書史洪武間
舉明經科例當官有司緣父彥初以明經歷任平陽教授遂
乞便養司訓絳州無何彥初撰表罹咎公隨連章引表出已
手求代父死不允公以爲義不可獨生夜作訣母書歌又和
魯卽雪詩明日弔面袞散乞代上命同戮蓋試公也公忻然
出尋降旨赦死發戍則已絕矣公時年三十有二於戲痛哉
維時縉紳大夫相與憐而殮之赫然如藥布哭彭越事此亦
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滅者矣公生三子孟仲同母
王氏戍南陽僅遺季嗣靜隱孑然自樹立永思堂生子六長
子蘭領景泰癸酉鄉薦官武陟教諭即公之嫡孫也孫楷中

子蘭領景泰癸酉鄉薦官武陟教諭即公之嫡孫也孫楷中

成化丁未會元官翰林編修郎公之曾孫也迄今書香不乏
簪玳繩繩謂非公之食報於天不可也先是公已入鄉賢祠
第未有特廟萬曆乙酉余宰樂邑慕公高風偉節乃捐俸金
率其子孫鳩工飭材建祠於登高山麓以公父子曾潛修于
斯而會元念齋亦有讀書臺蹟故耳是祠也興工於仲春落
成於季春後爲廟寢圍甃以墻顏曰天付完節次爲明薦亭
又次爲陞降橋前爲門砌以石枋扁其額曰孝子祠旁有廊
廡若干間制度規摹犁然具備遂卜日禘主行醑獻禮著爲
目錄自是春秋特祀與洪忠宣許高陽同百年未舉之典於
是乎舉百年未綏之靈於是乎綏廟貌鼎新明禋肇起不其
洋洋如在耶嗟乎昔剛愍死於抗虜忠也臣道也而已蒙持
祀之恩公死於代父孝也子道也而又有特祀之建忠孝出
於一門公論定於後世其美也彰其盛也傳猗歟休哉且念
齋在史館時上達觀書得入公事實於金滕則他日蘭臺碩
彥役管城子必有坐縱縈吉聒於下風者矣特祀云已乎序
者誰邑令文陸鍾化民也

烈婦序

史桂芳

烈婦者樂邑黎堯臣之女程洸子程槐妻也小字繼賢端莊
貞靜年十八于歸未朞洸卒事姑相夫無失逾三年夫病篤
顧爲黎曰吾已矣奈孀母與爾何黎泣對曰脫有不諱誓無
他適槐遂卒黎哀毀骨立以有娠故忍死焉三越月遺腹生
女名求妹飲泣乳鞠未幾姑憂愁構疾命黎改適黎不從而
姑亡矣居喪悲慟不絕終制後襁抱幼女歸寧父母憫其孤
苦諷以他適黎卽厲聲拒之曰婦人無再醮之義今夫遺有

一女在棄幼女爲不慈背亡夫爲無禮寧毀形挿血以盟素
心違禮滅慈非敢奉教父母察其志不可易遂止歸寧既歸
祖姑亦憐其妙齡勉諭改聘終莫能奪然而議婚者絡繹黎
聞之泣對諸伯叔母言曰本欲秉義以終身何內外之不相
容是速婦之死也且向之所以緩死者爲求妹一塊肉耳今
襁抱可離吾有一死而已然人猶未之信也自是飲食日減
形容憔悴每長太息曰夫既失祀違爲此女苟留性命乎一
夕沐浴更衣自縫其體潛縊而卒其夜有聲如雷若出自黎
房中者舉家驚索罔知所自天明求妹號泣不止衆惶覺推
入其寢室牀邊血淚盈掬遠近咸嘆惜垂泣然後知聲如雷
者黎之浩氣還太虛也諸文學以告其師偕往親祭宗族父
老弔奠盈門可見公道之在人心貞節之感人捷如影響時

紀公祖署樂家欲旌表之未幾以擢去事寢不行湮沒者十
今有年矣嗚呼傷哉丈夫口誦聖賢書身膺冠帶一日臨難
尚偷生忍辱竊祿竄伏若馮道輩者往往而是其以此女子
視之曾大蟲之不若也於是女輕一羽之性命植萬古之綱
常若子謂得其死矣死榮于生也詩云鬢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昔樂有唐之饒娥元之陳烈女及我
明之胡烈女皆旌揚于天下今黎之節踵其芳躅真足以全
盟地下砥柱頽風予懼夫彤管之失編而終於無聞也彼時
少叅黎抑老爲子道其事爰識其大槩以爲闡幽君子咏歌
表揚之左券頌曰惟婦之貞悼夫天折中遭奪婦彼心益烈
飲恨捐孤含哀死節從夫地下流芳史冊

國朝

修葺宋洪忠宣公祠堂序

見府志

黃家遴

旌賢秩祀司存之責也闡燧揚徽桑梓之榮也若夫述祖德
紹宗祊爲人子孫其能不覩廟貌而興思顧蹟繫而致念哉
惟洪忠宣公皓盡忠於宋施惠於饒而樂平其產也故名宦
則列於郡庠鄉賢則升於里社而邑之金山鄉郡之茶條巷
更建有特祠自宋迄明有舉無廢

國朝著令不懈益虔自遭兵燹祠宇傾壞廟貌不嚴後生小
子興起無由余承乏茲郡旣修葺學宮以祀公矣而邑里之
祠未遑興舉此公之遺裔洪一龍洪都士洪學弘等所以有
復新之請也夫墜典之弗修忠魂之未妥有司與邑士大夫
咸任其責矣况其子孫也哉其不惜竭蹶奔走捐貲庀材以
復昔日之舊者固其所不能自己者也而饒之士民咸凜慮
魂之如在視棟宇之就傾莫不仰企俯繹欲歡感歎則富者
効財貧者効力將見堂構維新不日而煥矣夫後嗣繩其祖
武奕世仰其典型人材之興風俗之美非以此歟其所以助
成有司之治不淺故余樂書數言以爲之倡

文獻通考自序

宋序補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祭然者矣後王是也君
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
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
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
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
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
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

者開卷之餘古今成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願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

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意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密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籩之屬非可雜之於税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賦遺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

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
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
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
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
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溢汲綆不脩豈復
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
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
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
逮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
裘家藏墳索棟架之收儲超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
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
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

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
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為通典之成規
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
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
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
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
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
凡論事則先取當時之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
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
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
紀錄而可疑稽論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
得則竊以已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

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鉢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車之愧庶有志于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國朝

放類附

重建學宮啟

汪弘禧

竊惟名因三代制備百王講學明倫爲士子修齊之本樂以尊德誠國家風化之基固宜樞序輝煌敬仰駿奔之嚴肅宮廷赫奕欽承對越之威靈巍乎萬仞之墻煥焉百官之富斯誠陶唐遺範文敵名邦也况我

朝緯武經文報功隆典善繼乎 尼山之志而五世榮封重新夫 闕里之堂而千秋炳煥欣逢

聖天子纘承大統丕振宏基化昭大業于昌明德契道心于精

一文風釐正士氣端凝又奉 各憲作養人材整飭學校郡

縣咸捐貲建造士民悉慕義興修以舊承之樂平仰瞻 聖

廟棟題樑棟強半朽傾門開墻垣實繁損壞久爲籌度冀殿

宇之改觀大費經營賴將伯之相助雖勉力捐俸余固無辭

而同心樂輸人各有志化洽安定師儒踴躍贊襄政美瀘溪

僚佐歡欣趨事用是徧告士庶聿追洪子之高風勉爾衿者
 遠邁胡生之雅誼辛勤資薄物勒名以著膚功慷慨取多金
 循例均邀寵錫慎毋徇利忘義切勿假公濟私志秉忠誠業
 圖鞏固如飛如翼規模勿替乎麗陽肯構肯堂體制克承夫
 春野仲見文明橋畔茫茫域樸盡成材儒富莊前濟濟圭璋
 皆大器爾多士之奮興無已即邑宰之厚幸靡涯矣乾隆元
 年三月

樂平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志

碑碣

歌

祭文

書

傳

銘

頌

贊

辭

唐

饒斌碣

魏仲兒

昊昊皇天照臨下土皇天無私既父且母昭爾有德拯斯民
 苦彼饒者勤浚于長江幼女號愬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構
 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
 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碎魚鱉蛟螭曾無噍類滅以湯瀾
 饋于江汜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緹縈投身楊香搯虎古有其
 儔今得其侶純孝所感威靈動天善惡不激參於上玄咨爾
 邑人感焉慎焉予忝令長聞之不書後之君子謂我何如爰
 樹貞石表其里閭

孝烈饒娥碑文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香水娥爲室女淵懿靜專雖小家
未嘗出遊治締葛供女事修整鄉人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
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
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龜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
流鄰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塋娥
香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生德
而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涵貞好靖不游纖
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
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耳目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
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鼉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
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鄰民哀號式以頌歌齊女色憂傷
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
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
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酌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
好禮爰立此邱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宋

孝女饒娥碑考

蔣之奇

樂平尉朱君素寄孝女碣唐大曆四年令魏仲兕與乾符六
年令魏愔作也昔予讀柳子厚饒娥碑及新史皆言娥父醉
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以卒娥走哭水上氣盡伏死今按仲
兕碣云娥父勣實應中因涉河採薪爲水物所斃娥晝夜悲
哭越三日而勣尸見江汜未嘗言娥死又魏愔按圖經言娥
訖父喪終身不嫁則娥之節已足爲烈女矣不必夸言其死

也予謂寶應壬寅距大曆已酉才八年而仲兕寔今斯邑得於親見子厚碑在元和間距寶應年紀已遠蓋得於傳聞也夫傳聞與親見固異當以仲兕之言爲信朱君寄詩約予同賦因爲考其實耳

我尋饒娥事因讀二魏碑父勤業薪樵沉江死蛟螭孝女曰瓊貞走哭水上潛三日不絕聲口鼻血交垂皇天感恩訢風雷震其威十里波各沸水族紛爛糜浮出川上者鼃鼃與魚龜還於父溺處忽然得其尸鄉鄰助之塋娥意實自悲誓如衛共髮不嫁堅自持後人高其風塑儀爲立祠至今湘灘上過者心悽其吁嗟一女子弱齡猶未笄何慚烈士勇所立若斯至誠發諸中足以通靈祇水物尚誅死天理詎可欺朱君重有感約予同賦詩高風並曹娥慚我無好辭

明

黔寧王沐英祖墓神道碑畧

程本立

王姓李氏諱英字文英系出金紫大夫德鸞公後世宗饒之樂平七都大汾潭祖以軍寓鳳陽定遠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卒悻無所歸謁上濠梁上爲惻然與孝慈皇后撫爲子賜姓朱氏上即位詔王改姓沐氏王天資忠孝年十八爲帳前都尉累陞督府三十三封西平侯進階榮祿大夫屢從征伐建奇勲斬首虜獲不可勝紀洪武十四年王爲副將軍征雲南料敵設奇所向皆克緣土酋爾降乍叛王分兵珍臧雲南遂平捷聞詔留鎮雲南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慟幾絕又明年哭皇太子失聲飲食爲少一日暴薨時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

中莫不奔號訃聞京師上哭之慟不視朝者一日自爲文遣
禮官往祭命嗣子春奉喪歸詔封黔寧王三代考皆黔寧王
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一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
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塋上遣使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
使祭者再塋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
千萬兩明年太常以大牢祭王功臣屬而雲南父老諸首首
令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上許可之又明年廟成嗣侯具
疏躬謝更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先塋並修墓碑以勸
勲德秋八月命下詔春進爵黔國公子孫世鎮雲南非奉詔
遣不許擅離信地祖墓遣官代祭仍將歷奏豐功刻石一立
樂平之祖祠一立江寧之功臣祠以垂永久嗣侯仰體上命
遣指揮鄭祥往樂平祀祖并修神道碑遂命本立述王之事

用刻以傳云

國朝

張公殉明靖難兵忠烈碑

佟淮年

亘萬古而不滅者惟忠與孝而已矣然忠所以事君孝所以
事親有內外緩急之分焉求其一時兼全而有之者則惟公
爲取公潮人也於洪武以給事中知樂平爲便養親也夫棄
尊就卑人情之所不能釋者公毅然行之其視世之戀鼎俎
者爲何如耶公下車之日飭學宮葺齋舍提撕勸勉輒以忠
孝相規邑人翕然宗之迄今樂邑風純俗美詎非公之遺愛
也耶至甦民困剔吏弊清稅役廣薦剝種種惠政耆老猶能
道其軼事公之徽美並國僑嘖嘖稱頌不衰時靖難兵起公
樹義傳檄慨然曰凡我文武吏士刻日勤王共除大難此而

靡靡何以報君父何以對聖賢且吾生平以忠孝自矢此政
臣子報效之秋敢晏然已乎及發兵而賊突至公被擒將殺
公曰死何畏我有老母願得面訣嗟乎當此存亡呼吸之時
而猶不忘顧復此皆誠心所發故不疾不徐而從容就義若
此一時父老痛其忠烈竊體潛塋於清白堂背至今塚猶存
焉予簡命饒郡代策樂邑披覽志書深嘆公之無專祠無碑
記而湮沒不彰是恨於是爲之理其塋開其道且備述其忠
孝節義以勒之石俾後之觀者不徒嘆睢陽之赫奕已也康
熙二十五年夏月

宋

馬吏部祠祭文

王安石

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岳鬢既備友于淮甸習爲吏之風

標去幕府而西游依國門之熈曉始逢看之執勒旋屢顧而
回鑣逮楊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
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去予罷友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託夙
昔以終宵以牧友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于暇日心
所好而忘謠詎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
棄餘息于一朝惟知君之日久信知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
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
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懷人之已矣近欲奮而誰要望再舟
而隕涕具尊酒以來澆想明靈之猶在莫薄奠之來招

明

祭胡烈女文

張文應

婉婉弱質而能行烈大夫事幼無歸承而能識節義字巨數

千百年乃有此人能為天地間成就一箇是私誌作之鄉人
公車上之天子典刑垂之閨門芳馨流之太史嗚呼烈女其
不死也耶某等敬酌墓門靈爽伊邇尸而祝之將血食於千
萬祀尚饗

宋

使金上母書

洪皓

皓違遠膝下忽忽十二年中間兩大病自謂必不起天憐羈
苦偶幸再生日夜憂愁孃孃年高恐不及一見慈顏以此痛
心殆不堪處皓自酉年閏八月至太原明年十二月至雲中
兩處供給幸不缺又明年五月元帥晉王驅皓詣冷山悟室
監軍家監軍使皓教其子昭武是行在塗兩月跋涉四千里
冷山距金都二百五十其地苦寒九月而雪四月草始生十

年中受盡艱辛不可勝說衣著更不與盛夏服粗布隨行
臣沈珍兵士邱德黨趙幸在張福柯辛已死皓至冷山之明
年春元帥嘗許南還將行監軍父子堅不肯比至草地元帥
雖怒已無及乃遣王侍郎回二三年來監軍稍相信前此見
問南中事皓不識其意每煩惱戊年金軍過江有虜到秀
州人後卻到冷山皓以秀事問之雖知此州官吏並前期往
華亭免遭停掠終不得端確緣此憂惱成病監軍後除右丞
相不主和議前年七月罷知興中府故宋充魯三王内外用
事欲割地以和去年正月復召悟室入專權益甚三王不勝
忿謀共除之為二吏所告七月三日遂誅三王九月王侍郎
來留肇州遣其副回索進奉及取投附人朝廷既無素備其
銀絹禮數合入商量乃一切峻卻遂至交鋒雖順昌軍捷岳

續事略卷二十六
帥衆集忽復班還何補使臣履危受辱不足惜當念上
皇神樞久寓遐荒太后年高寧不惡國宗室困辱不忍說生
靈轉徙何時休息謂宜權以濟事况爲親屈所當容忍悟室
嘗問歲幣皓答云契丹景德中雖有此例緣山東河北產絲
蠶其地今屬金國責之東南恐不如數金三千兩景德無之
又問正朔皓答云年號本朝所自有悟室云南朝欲自用其
年號若表書來當用此間年號又問封冊皓答云此是虛名
不必較又問投附人還可得皓答云昔東魏侯景以十三州
投梁有衆十萬後敗守壽春才存數百武帝欲以景易姪淵
明景遂作亂陷臺城弑二帝景雖滅梁祚亦亡監戒甚明恐
必不許雖許亦不肯來就死徒成禍亂悟室曰我亦道不可
得大人云須得投附人至若不至自壞爾家國久之謂皓曰

隨我到濟州看春水爾是直性人言語樸實與我意合將爾
去與大夫商議我約藍公佐四月間到來若三兩樁事從得
使爾歸國商量遂以三月半到濟州四月四日回冷山居八
日悟室又云更隨我到燕京以二十三日起五月初到草地
及聞莫將來所請皆不從大怒起兵向河南及順昌之敗岳
帥之來此間震恐未幾而岳帥軍回吳璘軍大敗河南關西
故地一朝復盡得八月十八日皓與宇文相公先入燕至九
月七日而車駕入宇文去冬教悟室子孫因此遂爲謀畫每
屏人私語至夜分悟室問江南如何可取宇文云先取四川
順流而下宇文前此已知貢舉及克規畫三省使建宮制禮
凡百與議今有男女二人自云南中一子是過房一女是庶
出老年無親惟此二子自與悟室議換授光祿大夫翰林學

魏平縣志 卷二十六 王剛中
士兼太常卿修國史詳定禮儀以此欲得皓亦換官庶幾朝廷知得例換九月二十二日悟室父子八人同右丞相蕭度父子四人皆絞死城外焚之爲其跋扈擅命也皓雖失倚託幸免換官亦未敢理會請受且教二童爲饘粥之資近又聞例有換授擬皓朝散卽翰林直學士皓自開換授日夜號慟有昭烈大將軍者晉國之弟從前相愛聞此見憐遂同晉國之子見平章相公懇母老累重乞免換授雖已見許未知其佗宰執何如更旬日間可決也孀孀年高寧不因皓重添憂惱然爲國忘身自古有之無可奈何所願免得換授將來和定須可圖歸萬一不免與老小長決矣臨紙投淚悲不自勝
申年十一月晦日男皓百拜

帥蜀家書

王剛中

剛中被旨移司就近與吳夔計議軍事兼同共措置已于去年九月十一日離成都二十三日至利州自利州大安軍逃遁前去按視閬塞徑至仙人關殺金坪與吳夔會議戰守之策無不諧合既大帥協謀則將士豫附關外連取十餘州兵勢益振近得密院劄報金主在維楊已被刺殺別立新主矣全國都督府見移牒議班師等計朝廷須別有處也剛中既自軍前還駐利州復得指揮就近措置夔門關隘已暨還成都遣兵至夔門討禦蕃蠻撫慰軍民旦夕或再至利州也去春丐祠未獲嫌于避事不敢再請只俟邊事寧息便乞祠祿或徑挂冠而歸與兄遂東西園之樂把酒賦詩以終餘年斯有大幸也十二月望弟剛中再拜

明

召元義士魯修書

明太祖

每讀戰國策觀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却秦振齊輕千金於草芥重道義於邱山何其高哉未嘗不廢書而嘆然恨不生今時與之上下其議論握手出肺腑頡頏中原耳茲聞先生被褐卽圍䟽食自樂守道行義誠不愧於古人未可懷寶自得乘時有爲其在今矣謹遣使奉書幣於先生幡然而起登車戒道使人復見國士於今日誠大願也幸勿吝承教有期惟先生其察之

修不屑科舉嘗以古人爲師時群雄角亂上咨訪策士討平天下稔重修名爰賜此書

再召元義士魯修書

明太祖

近者專使致書幣於左右繼聞文旆僑居馬步深切甚喜無乃天以先生授予也古人神交正不在相見耳今有腹心之禱惟先生其致意也江西陳友諒弒君篡位大逆無道罪惡之極亘古所未有以若所爲而欲立事建功吾所弗信天下英雄耻與之並立於世矣茲聞吳公文武長才好賢仗義保固鄉邦政行令舉每用懷羨夫以吳公之明豈不計封豕長蛇之毒而罹剥床及膚之患乎吾知其將有爲也爲義帝發喪共誅無道政在斯時况雙城之馮袁城之歐俱已奉朔於戎朝矣區區見奉天討以除元惡霜戈鐵馬樓船沂江五檣豫章時在斯矣吳公倘能合兵於我助其有爲以正綱常事必能濟時不可失機不可後建立大功共殲羣醜相與平定四方垂名竹帛誠至願也疏策毋煩迂玉至金陵宜直捷取道往見吳公傳道此意俟有回音過我面剖庶不緩事惟希

乎照不悉

上以前聘不起於此不復強之但欲其代說吳宏合兵討亂耳

訣母書并歌

程士簡

男簡百拜母親大人自違慈顏歲月屢換初意竢命命告老男亦解官歸家終樂具慶不意今年山西兩司強爺爺進表被餘姚景德輝累及七月間抄提到京男亦承事爺爺至此男念爺爺爲一世好人忍使刑故因進本二次欲要代死聖上終不肯放爺爺既死男亦不可獨生明日定與爺爺同死矣因書此專拜母親大人萬望以義割哀不必號哭自古人皆有死豈皆長壽耶况生死命也使爺爺與男縱不死于此又焉知不病死乎自釋千萬二兄五弟務宜孝養母親持幹

家業永廣德諸小者可令讀書不可廢死母親之前亦宜寬諭爺爺之死固非其罪我死亦無憾焉惟從容就死故談笑賦詩伏乞尊整

君不見二桃殺一士二士死相殉田橫赴海島從者五百人古來爲友義尤死况乃父子骨肉親家君胡作蠹書蟲甘向文字中亡身烏烏私情懷莫已尺寸獲屈期求俾上排闥闔面袞轍懇懇直把衷誠陳

天威震怒終不與回首尋思不如死目擊親亡蒙幸生明日何顏對人語古今生死夜旦然人生安得皆百年獨憐阿母倚門久慈哀老淚良無邊撫屍收骨如有語須記當時卞母言嗚呼世事只如此今朝人世明黃泉中心有緒不能寫都付空山啼杜鵑

寄宗族書

范鏐

鏐自未冠之先即欲求安范氏遠近源流并景申公始成東
遼之由惜既無族譜而克寬天祥伯叔二人曾到樂平又失
紀錄雖云弘治年間曾有到福建相會克寬伯者大槩所知
者遺踪而已其人亦不知其誰何其輩又不知其果誰爲之
尊果誰爲之卑也丁丑叨中甲科彼時正欲訪一的人報知
合門大小隨以先父告世東歸守制以故遲遲至此然中心
水木本源之念終未忽然乃于新正幸蒙尊叔等念及一派
相傳不我遐棄特遣弟侄枉顧武林音問隔絕于數十年之
遠者一旦得通源流分派于數千里之外者一旦得聚是不
獨爲子孫現在者可慶而祖宗九泉之下亦將爲之歡欣曠
目矣武林樂平地之相去顧不相遠但原領內批期限所拘
兼以新婦旅襯尚未歸省故不得取便一拜掃祖塋而省問
諸伯叔兄弟此心又不免爲將來之缺也雖然忝在仕路來
日尚多歸省之期自是有餘終不容已也軍籍一事弘治年
間本戶招軍五十名行伍已是開除即自己已有千戶之功家
中人丁可足充耘耔量不來相擾也惟景申公以下相傳次
第雖經兩次譜帖指示終未顯然敢煩將謫戍始末并支派
流源及先年家下彼此往來人姓實蹟詳細開曉付順便的
人稍寄一通尤爲愚怪之至願也不宣

內院家書

范文程

憶我祖宗一德垂祐兩處蕃衍自尚書祖以下寄問猶通第
五十年來音信隔絕雖有木本水源之思只在影嚮間而已
何天假良緣至有今日因托撫臺李延訪及見發來家譜墓

誌原係九叔祖諱漸者于萬曆二十九年間寄瀋陽經歷司
吳國祥稍去又見遠年書信皆係祖宗手澤種種在目親族
如觀可勝心酸向只擬家譜失亡余將尚書祖知洛陽遺愛
祠并巡撫寧夏碑記已尋得收存今因便中一切騰真附去
念余之祖諱澄余之父諱楠楠下五子即余之幼名也余與
輩兄弟下咸有二輩亦詳載明家譜中矣諸叔兄弟未經叙
派不便稱侯異日沿途寧靖會晤有期祈我同宗原諒是囑
宋

毛氏節女傳

王 輓

樂平毛氏女因兵不屈遂投崖下溺於金鷺塘兵退其父母
得浮尸以葬又明年宵像于饒娥之祠庭以居相近而守相
似也固宜又欲捨田俾道人奉香火傳貽不朽鄉貢士操公

琬以下咸作詩稱揚盛美凡若干卷予聞而哀之昔饒娥之
死知有其親而不顧其身今毛女之死知敬其身而不辱其
親同一貞烈以震駭當世者尤宜也嗟夫秉彝好德之心舍
生取義之意不在於肥祿紳繡之貴而在于筭纓之微者乎
不獨聞諸古而且見于今其于世教豈小補哉嘗觀古之婦
女有師傳保母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琺瑯以中乎節威
儀動作以合乎禮是以內則具而人倫正風化行而王道成
至與執義持立者無大異也後世婦女惟絲麻之爲務酒食
之是議其持身也或能審三從之道于平時而不能決死生
于危難之際亦無足怪也頗聞毛氏性慧知書故其死也與
奉天甯氏女正類寧捐軀于深淵不肯受辱于戎醜可謂賢
矣譬如玉雖毀而光彩不闕蘭蕙雖摧而芳馨不竭樂平自

饒錢以顯孝聞于唐歷五百歲而毛氏以死節繼其後世愈久而名愈彰俗益薄而節益著必有文筆如柳碑魏碣照映千古然當有史官書之也抑聞登庸程先生題饒娥之墓有曰世間如此丈夫少天下從渠美婦多余于毛氏女亦云明

崔節婦黎氏傳

李天植

黎年十八歸于戶崔繼勳值崔驟貧罄奩償之越四年黎年廿二夫暴故無嗣黎欲死繼不食者七日勸者云曾祖姑王祖姑戴二孀誰依乎遂斷髮勤女工爲養供菽水者二老婢應門一小童辰闌申閉每遇清明等節必遣祭祖墳不以風雨阻夫生辰死忌悲號過傷屢至病亦勿藥而愈初王姑年高雙瞽黎扶行引坐王齒落盡艱食黎嚼喂夜寢溫被日起

進衣八年如一日日本家失火黎觸棺暈死戴姑救甦火頓息踰月戴姑患瘋疾卧不起者七年黎抱登便桶兩肘後絮襖皆穿病篤嘗糞甘苦驗可起否卒不起黎大慟曰今可死矣却食待盡勸者益哀黎強起治喪喪畢病瘁然一飲一食必先獻夫而後敢食家有毫末事必先告夫而後敢行聞官府祈求亦朝夕焚禱隣又失火熾甚黎閉門抱夫像候焚俄及風火熄居家不植花卉不畜晚雞一切艷麗屏不接目自初喪迄今三十七年衰經未嘗去體淮府長史章評廉得實賦詩四章復啟王扁獎張番陽心異之咨詢獨詳聞之戴郡守覈實曰節孝出天性兩侍祖姑再罹災厄斷髮籲天可爲澆頑之一勤矣學憲邵公莊公咸以節孝詳觀察黃王霍暨陳郡守鄭鄱陽會行鄉約揚其事於庭托鄉先生及命生員歌

生登堂致粟帛觀風使君歷劉任燕疾張趙邵陳相續優郵
管郡守屠錄其行於憲綱冊中茲季秋病危宗族議祈禱黎
圃之辭曰有命又勸其終脉黎曰我脉不見醫久矣水漿不
入口淡旬氣絕復甦尤記夫忌日命設祭哭曰今尚得祭此
一次死後更無人為夫設祭也病轉劇一夕夢夫曰我今托
生人世特來辭汝黎喜願偕行夫止之曰汝勿亟汝尚早也
夢覺思水飲病漸瘳內庭舊巢二燕亦失配繞室哀鳴而去
明年春孤燕復來但結小巢獨棲羣燕尾至者孤燕必逐之
嗣此孤燕一至黎即傷感迎燕呼曰燕孤我也孤燕亦低回
如泣如訴人知睢鳩鴻鴈有夫婦之倫豈知燕亦有然者耶
嗟予小子有深警焉書曰世祿之家驕淫矜誇傳曰沃土之
民不才淫也富貴之淫人如此故曰富貴不能淫昔賢記之

黎出樂平世宦崔之先締姻王室富貴相等將乃以華年甘
節垂白不渝聞其風者不回淫心而向義乎予又有深警焉
今世娶婦多利其資裝而盛資裝者類皆藐傲其夫忤其舅
姑故如韓少君即能光垂青史况扶瞽姑八年抱癰姑七年
至為嘗糞予于父母尚且不多得况于婦乎黎不惟節婦殆
孝婦也子初扁其門曰貞節繹思之節已乎更扁之曰孝節
齊名凡為人子若婦可以興孝矣持此以勵世風不有大賴
乎乃分俸金一星米一石布二疋羊一羴盛張鼓樂登堂焚
香叩首祝曰願皇天培養其善念呵禁其不祥以樹一道風
教

夏節婦胡氏傳

王 緒

貞烈出石鎮胡光弼者女銀峯夏養正者妻年方笄而醮未

決旬而寡遂撤服歸孤守一室再歷伏臘慕其賢者伺歸寧
求婦族姻婭輩奪其節婦慟哭罵不絕口積憤搥胸不食者
數日父懼其餓死繼而返第則不可爲矣斃及殮尤有生氣
意節操若此真足振綱常而挽頽風也竊丈夫之名而失身
者寧不厚顏求奪其節而至此甚者又當何如貞節之賢皆
未及悉姑拾其槩復綴以傳忠義之士諒奮腕而續因書以
請

論曰胡氏粹玉于歸夏一陽僅八日則伉儷之恩淺且年
未弱齡則將來之日長乃能殞生若芥非胸中有定見定
力者何以能此今之臣妾其負奇傑之操皆能如此女婦
則當守無北顧之憂隨在有干城之寄矣古之人憂滿朝
皆婦人予因是慮滿朝無婦人也噫萬曆舊志

國朝

楊程氏節孝傳

朱喬文

萬全鄉故民楊觀生妻程氏系出婺邑周坑窶人之女年十
八歸楊乃父素無義方之訓乃兄率多敗類之行氏每以不
類爲誡後竟以不類累其家嗚呼此祥禽者迺竟與彼鴟鴞
惡族並產哉先是乃兄頻至氏家以不見禮成忿忽於康熙
戊申八月十七夜聚徒爲盜操戈入室罄其藏而未厭遂屠
其翁殺其叔而終亦其夫時氏年二十有三僅舉一子志切
捐軀以殉姑止之曰藐孤一縷之系全在於汝汝烏得死之
而從之氏因強起以大義自持斂跡深閨鞠子恩閔閱三年
而罪人斯得傳首藁街大寃以雪後來門祚日就衰薄厥姑
以憂憤成疾久卧床褥氏維持調護不離枕簟者五年亡何

甲寅兵變戎馬倉皇氏垢面蓬首扶姑揭子涉險臨危卒免於難其介然難犯之操尤令人凜然欽服也迨干戈甫定姑命告終家徒壁立一切殯葬無措皆族人憐氏之節孝爲之資助成禮時有春元楊伯永先生倡義於衆謂程苦志清操貧不自給當酌取祠租以供其衣食氏即對衆泣曰吾家夙遭凶閔望兒成立似續先型今兒不肖無以慰亡人於地下雖餒斃莫謝厥罪烏庸畀之而受之自是甘貧忍饑老而益堅年六十八而歸真沐浴祿服囑其子曰吾嬾人也自汝父死後此體不令人見者四十餘年沒即殮形就木無泥俗例以貽身後羞遂端坐而逝嗟乎以氏之身遭不類慘痛已極生受坎坷潦倒之苦死無孝子慈孫之奉而百折不回完操彌固誠有如曹氏之婦所謂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者歟秉彜好德人有同心予故因楊君琨友之所述而畧爲序次以傳

宋

蒙齋銘

張 棻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承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曰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既達其勢則止止乃自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飾内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非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于斯無忽凡近尚其懋之

汲古齋銘

曾 慥

惟士尚志追探古心必有修綆其汲乃深千載韓公斯文砥
柱欽退就營不廢汲古旁搜遠紹道尊名垂泰山北斗學者
仰之程公崛起韓門籍湜九仞及泉取之不竭挹彼注茲斟
酌六經上沃帝心下澤羣生一世儒宗墓木拱矣留此齋名
貽厥孫子蘭芬玉立遺訓是承其監斯扁母羸厥瓶

程烈女銘

董宗文

烈哉總角之年而踰壯夫之賢懿哉組紉之習而範縉紳之
言嗟哉富貴或泯乎爾殤姓名曷以傳珠沉玉委非不可遷
泉月長輝井有人焉

明

詩塚銘 有序

宋 濂

番有奇男子曰魯修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

奇修修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修懼其詩
失傳埏埴爲甕刻瘞石門山中銘其塚上梁平古香陽地
河清嶽明効神之靈何絜綏兮烏文龍章於燦其英昌厥辭
兮冥智斂真返諸至神靈黃墟兮洩爲醴泉三秀千珎合真
符兮番山可奠番水可移道如初兮

程氏護節堂銘

李燦然

子弗棄基寔曰肯堂厥堂如何有母居孀堂以護名何取于
節動立疾風維女之烈明明三綱夫爲所天所天云亡值彼
盛年養姑訓子克慈且孝寸草春暉庶食其報

居仁齋銘

葉如樂

緊齋齋居曰惟仁宅曠之弗居無乃悖德居之惡在天宇自
泰於體既克于入爲大偉哉豐宮洎水之東衿佩翕集業廣

德崇朝夕居為大人體全擴充體驗動用周旋行此至理克已復禮天下歸之為仁由已造次顛沛庸敢或背食息起居庸敢或廢天爵既修物欲不留聲聞自達俯仰何尤人之為人以其有仁居之無倦康濟斯民

由義齋銘

葉如藥

人心之制制事之宜為人正路奚容舍之由之惡在勿馳勿怠羞惡本心于人為大矧茲學宮相宣雍容賢者所出詎可弗宗咨爾多士與之相比無適無莫惟茲勿棄在師生間與思併施無犯無隱朝斯夕斯在君臣間與忠勿欺有犯無隱念茲在茲配之以道其氣自浩一滾出來充塞蒼昊將之以以理芻豢之美人同心同然莫甚于此推之于學教不可無直內方外則德不孤辭受取予視此為的進退行藏以此為則哉義乎其用博乎察之由之勉旃吾徒

明

黔寧王平彝頌

程本立

上帝有赫降命我明驅除元國以開太平乃授以職乃賚以勳龍興雲從日出熾息勇奮其力知角其能摩有聲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生元之末筑筑稚年天其我割匪曰割之寔將啟之惟皇父之惟后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曰女來女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僉大都督繼僉同知進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櫃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斃既平南粵既定西陲北戒胡魯威行四裔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豨爾劉爾

龕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溪悠悠牂牁我
格孤羅鬼虺狔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過我師罔
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戟白石首縛其魁載厲我兵
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之遺孽破却覆巢老父歌
舞迎師于郊世段亦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箠摩娑
施順望裸范河尋傳漢裳波羅秦婆烏蠻白蠻東蠻西蠻穿
鼻長鬃黑齒綉面麗水金楚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犀牛
一百八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
修大開明堂萬邦來休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
遠近詔下西平其撫鎮之以煥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詔稽
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于羊于狼以贖以磔于稼于田
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禮農隙講武用夏變彝彝人有

言我亦人類遠于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昔也何辜子有
其父婦有其夫彞人之言我朽我羸西平飼我西平續我西
平曰吁茲豈在余惟皇之命惟皇之謨敬頌其功惟茲千萬
載却贊我皇之令圖

禹鼎頌

范岳

大哉神禹德盛功成四隩既宅水土攸平厥取貢金爰鑄九
鼎永奠邦國千載不泯

宋

笏贊

王剛中

紹興二十八年臣剛中被責鎮蜀陞辭日賜臣出等笏一
面臣再拜曲謝上宣諭曰此笏朕親擇非它笏比亦猶選
用卿也卿其勉之既至蜀思後上賜以示將來謹系之贊

三等之圭二等之璧修玉一堂班瑞百辟惟昔建侯介圭爾
錫高出五等度越常式以華其行以鎮其國去古既遠禮有
因革書思對命象簡致飾於皇聖主命臣帥益以是賜臣實
出親擇皇曰卿來朕意而識盡護諸將新而措畫撫綏四路
廣而潤澤臣拜稽首敬宣皇德紀之聲詩甘棠是則世子
孫抱忠無斁

明

柴櫟菴還金贊

程楷

黃向列操遺金歸主亦有甄彬贖苧不取熟計再思人亦能
之倉卒定義古則維誰卓卓櫟菴養志靡二淵海詩書淫潤
義利百金在目大義在心有主可還鬼神若臨人各有心推

簾累百攘孤效懦違恤厥德金亦易散名亦易朽櫟菴清風
百世采久

明

哀張節婦辭

林執言

衛風之媒兮柏舟之潔兮殷禮之闕兮共姜之節兮五季之
裂兮斷臂之決兮世俗之緇涅兮夫人之玉節兮髀可刻兮
脫可蒸兮肌膚之痛忘其切兮嗚呼豈其聞詩禮之說多義
理之闕而蹈古人之轍邪嗟士之知非不如婦之哲胡士之
行曾不如婦之烈邪將名檢之宕跌流俗之萎茶邪抑君臣
之義異于夫婦之別耶然則世之屑屑其不忝于孺人之才
才孺人之宜壽而折又不賢于世之幸免而莖邪此詩春秋
實列歐陽史之所舉行實之所揭而吾狂之所爲發者也

激頑歌

王緒

激頑歌
 激頑歌
 激頑真弗柰何翻手作雲覆手雨燠人氣熾如
 兵戈讒譏辯口不肯息銷金削骨懸長河不釀口飲東樓酒
 不耕時取西村禾妻孥鎮日事嬉戲衣裳細剪天機羅白晝
 出沒跳魁魁六衛三市生風波嗚呼頑冥兮忠孝之事胡不
 爲翻然改行易賢轍忠臣孝子良可期嗚呼頑冥兮仁義之
 性胡不歸翻然改行易賢轍民彝天理終無虧嗚呼頑冥兮
 百年宗祖胡不思翻然改行易賢轍枯靈槁魄生光輝嗚呼
 頑冥兮身備萬物何平汚翻然改行易賢轍夙與夜寐無驚
 疑鬼神自此永蔽護天地未必終相曩

王吳會議圖跋

何安祺

紹興三十一年秋上怒金人渝盟以宣撫吳公世篤忠貞制
 置王公兼資文武有詔就近會議應敵方畧二公道同氣合
 妙筭一定而此虜已在吾目故惟惺之籌方運而千里之勝
 隨決膚功日奏戎醜雲奔以若才猷豈惟禦侮折衝雖盡復
 文武境土可也西蜀父老既相與交慶且爲文刻之石敬識
 歲月

鄒近仁尋母跋

楊簡

鄒魯鄉三歲而所生母去越四十五年間闕訪問始得於去
 鄉千里之外流涕再拜子母至情不勝念念欲迎以歸而母
 安彼室欲往以居而力不能若已焉又不安來問予予曰禮
 爲人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何也重祖考故也魯鄉可

以少安矣時節往省不猶愈前日乎天下惟其義而已矣

辯尋母跋

朱文公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于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無服而律令之意初不殊也樂平令尹所論以嫁母爲出母謂有服爲無服予不無疑夫嫁母者死固不可耐于廟生亦不可養于家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于禮也其節矣乎

題饒娥卷跋

朱文公

予少嘗學書而疾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爲今觀沙隨程迥此卷饒娥辯一紙蓋有意于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三十餘里予嘗持沃茗酌之雙闕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爲請勅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嘆也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伯醇携此卷來求跋爲書以歸之

向元伯遺戒跋

朱文公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以效其所爲鄙陋不經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元伯啟手足時親書數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某竊以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

發之

許侍郎詩跋

朱文公

侍郎許公有經事綜物之才見于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出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固自雄健豪逸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可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薇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顧今于此乃獲窺其筆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耶

程剛愍節惠錄跋

湯漢

靖康之難梅陳程安四公同一死節而剛愍公倉卒間皆官長一語特爲慷慨明白蓋公本志先欲結死士以援二聖事既不遂區區屈心抑志莫少舒日前之袖又不可得獨有一死可以自靖非虜殺公公實攬白刃而蹈之其與世之忽忽淪胥以及袖者不侔故公之死雖與三公同而片言之壯千載可以見志士仁人之心焉雖謂之不死可也

徐衡家藏東都賜衣勅跋

程時登

吳學正已得于詩朱貢士興邦詹提舉載采兼得其事不必更作註脚太初復以謂予時登舊布衣臣偶不死耳何所容喙嘗謂宣靖故家賦當時事寂沉若痛快者莫如陳去非每感其詩云憶昔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預宴城東龍沙北望西風吟誰折黃花壽兩宮有天保欲報而不得報之恨計甲辰恩宴去廉車拜賜時才數年又幾年而虞淵之思杞天之痛向中慄慄然今龍沙西風且將二百回矣銅駝日遠錦龍如新肅躬者舒泓然流涕孤臣某百拜謹書

明

鄱崔節婦黎氏傳跋

金忠士

按傳黎氏以芳年秉節于其夫篤孝於夫之二祖母孀苦百端婦順一致冥冥特行昭異徵精神動天則風轉火息意氣格物則孤燕來巢賢卿大夫維世風交章上聞聖天子旌淑德建坊表宅無論崔家婦其賢若此即求之斯世鮮見其儔哉然于歸之後黎之節孝著于崔門論有生之初則洎陽間氣鍾于黎氏邑長樂坊黎公澤卓哉有此女也昔衛共姜柏舟自誓系齊女宋伯姬逮火以卒系杞女稱人之賢必本所自詠于詩垂于春秋萬世如見也乃黎氏自夫亡貞守五十三年今既死矣計年七十有五如金如玉存順殺寧視姜姬奚媿焉况蓋棺事定之時適纂修邑乘之會豈天意以完節付之又欲以良史書之是故秉筆者紀其行實於本邑諸

節婦中使人知其賢行之所自于齊與杞何異哉讀其傳系其人世道可大勸也

